大明度无极经六卷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般若部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一 上行品第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于王舍国其鸡山，与大比丘众不可计，弟子善业第一，及大众菩萨无央数，敬首为上首。

是时，十五斋日月满，佛请贤者善业：“此众菩萨集会，乐汝说菩萨大士明度无极，欲行大道当由此始。”

于是，鸷鹭子念：“此贤者说明度道，自己力耶？乘佛圣恩乎？”

善业知其意而答曰：“敢佛弟子所说，皆乘如来大士之作。所以者何？从佛说法，故有法学。贤者子、贤者女得法意以为证，其为证者所说、所诲、所言，一切如法无诤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说法为斯乐者，族姓子傅相教，如经意无所诤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世尊教，乐说菩萨明度无极，欲行大道当由此始。夫体道为菩萨是空虚也，斯道为菩萨亦空虚也。何等法貌为菩萨者？不见佛法有法为菩萨也。吾于斯道无见无得，其如菩萨不可见，明度无极亦不可见。彼不可见，何有菩萨当说明度无极？若如是说，菩萨意志不移不舍、不惊不怛、不以恐受、不疲不息、不恶难此，微妙明度与之相应而以发行，则是可谓随教者也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当学受此。如受此者，不当念‘是我知道意’。所以者何？是意非意，净意光明。”

贤者鸷鹭子曰：“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？”

善业曰：“若非意者，为有为无？彼可得耶？”

曰：“不可也。”

善业曰：“如非意，有与无不可得、不可明，其合此相应者，岂有是意意非意哉！”

曰：“如是何者谓非意？”

善业曰：“谓其无为、无杂念也。”

鸷鹭子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佛称贤者说山泽行实为第一。菩萨受此无上正真之道，其不退转，观而不休，明度无极，当以知此。欲学弟子地，当闻是经择取奉持；欲学缘一觉地，若学佛地，当闻是经择取奉持。所以者何？是明度道，说法甚广，是为菩萨大士所学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吾以为菩萨者，其不可见，名亦不可得。又所匡政皆不可见、不可得者，当何为菩萨说法？如是，世尊，所疑有著吾与物也斯不可得，赀货费耗皆非有得，但以名为菩萨，至于佛亦名也，然不住非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名不可得，是故名者，非住非不住。若为菩萨说深明度意，不移不舍、不疲不息、不有恶难、不惊不怛、不以恐受，以体解而性入，是为住不退转，应于无处，当以知此。

“又，妙世尊，菩萨修行明度无极不以色住，于痛、想、行不以识住。所以者何？若止于色为造色行，止痛、想、行为造识，非为应受。明度无极不以造行，为应受。受此，其不具足明度无极，终不得一切知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菩萨何行而受明度？”

善业曰：“以不取色，不取痛、想、行、识。所以者何？色无彼受，痛、想、行、识无有彼受。若此色无彼受为非色，痛、想、行、识无有彼受为非识，明度之道无有彼受。所以者何？吾受如影取无所得，是为明度无极之行也，是名曰菩萨大士诸法无受之定，场广趣大而无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诸缘一觉所不能持也。又一切知亦无彼受。所以者何？无想见故。若想见者，终不得此为。

“若异学先泥之信不得一切知，彼先泥信解道学度入慧，亦不取色，不取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不从色见慧，不内色见慧，不外色见慧，不内外色见慧，不以异色见慧，于痛、想、行如上说，不从识、不以内外异识见慧，如是究畅从信解得道地，法意作量以为脱，便无受无所获，已受解得灭度，明度不为智想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虽菩萨于是道不取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，亦不中道灭度，而具如来十力、四无所畏、佛十八不绝之法也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当以观此，何等是智慧；何所为明度；何以明诸法无所从得，是故谓之明度无极。如是观省察思惟，不惊不怛，不移不疲，如是菩萨为不中休明度无极，当以知此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何故菩萨知已休止？为知于色，休色本性？于痛、想、行，休识本性？明度无极，休识本性？明度无极，休智本性？”

善业曰：“如是，贤者，其于色也，休色自然；于痛、想、行，休识自然；明度无极，休识自然；明度无极，休智自然。行此道者于智休止，智之自然者休矣！想休止，相之自然者休矣！”

鸮鹭子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其学此者必出一切知。”

善业曰：“然，菩萨学此出一切知。所以者何？其于诸法无出无生，如是学故逮得佛坐。又，妙贤者，菩萨履行明度无极，若行色为想行，若行色占为想行，若行色不占

为想行，若行色兴为想行，若行色败为想行，若行色灭为想行，若行色思为想行，若行色空为想行，若行色非身为想行，痛、想、行、识如上说皆为想行。若识有是‘吾当行，欲得行’，设有‘如是行，如是惟为惟行此道’，是菩萨大士为行得想之行，无善权方便，以为休于明度无极。”

鹙鹭子曰：“菩萨何行为无想无得行，有善权方便而不休于明度无极？”

答曰：“不行色，不行色占，不行色兴，不行色败，不行色灭，不行色想，不行色空，不行色非身，痛、想、行、识如上说，不识有是‘吾当得行是行’，不有是如此行‘如此惟为惟行此道’，如是行，菩萨大士为无想无得行，为有善权方便而不休于明度无极。又菩萨大士行明度无极，于此不近为不行不近行，不行不近亦不行斯不否行，斯不近行，斯不近不行，斯亦不近于行不行，于不近不行于不行，不否行于不近。”

鹙鹭子曰：“何故不近？”

善业曰：“如诸法无所近、无从度，是名菩萨大士一切诸法无度之定，场旷趁大而无有量，一切弟子、诸缘一觉所不能持。行斯定者，疾得无上正真之道，为无不觉乘佛圣旨。”

善业曰：“是菩萨大士受拜于往昔如来至真等正佛者，乃行斯定。彼受无见，无见为定。其于定者，不知吾受定、吾已定、吾依定也，彼于是中一切不明。”

鹙鹭子曰：“云何，菩萨为昔如来所记拜当得佛者，彼能见定，是定者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所以者何？如彼族姓子行明度无极者，为非不想。所以者何？无所明故。是以定者，非想非不想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业，说山泽行为第一辩，菩萨大士当以学此，如此为学明度无极。”

鹙鹭子曰：“佛以如此学，学智慧道者，是为学何法？”

佛言：“如此学者，是菩萨为无所法学。何以故？是法不有知明，如凡愚人专著者也。”

曰：“当何用明知此法？”

佛言：“当如不明、无所明，知明之谓也。凡愚人以专著，欲明故为不明，由不明碍两际不知不见，不明谛法而欲于法，从法思欲专著名色，以专著故，而不知此无所用聪明之法，已不知见，亦不思惟，不观不省故堕愚数，便无有信，不解不用，是故谓之凡愚专著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计如此学，菩萨大士不学一切智。”

佛言：“然，如此学，不学一切智。如是晓了，乃为学一切智，能出一切法。”

善业白言：“如世尊言：‘是为幻人学一切智，已学一切智乃出诸法。’如是直言之，当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吾因是以问汝，所安便说。”

对曰：“甚善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幻与色异乎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幻与痛、想、行、识为有异乎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色犹幻，痛、想、行、识犹为幻。”

“云何，善业，明是中，想知立，行五阴而为菩萨？”

对曰：“菩萨学如幻人，是中持如幻者即五阴。所以者何？如佛说识如幻，若此识六根亦然，何者意幻为三界耳？如三界即六根，如六根即五阴。”

鸮鹭子言：“菩萨闻是得无懈怠？”

佛言：“设为恶友所制必将懈怠，若得善友终不懈也。”

善业白佛：“何以知菩萨恶友？”

佛言：“其不慕乐明度无极，欲弃舍，若形想愚占文饰，违此深智更说经道，当知是为菩萨恶友。”

曰：“何是菩萨善友？”

佛言：“未起明度无极者，即劝使学而教诲之，令入斯道；为现邪行，说邪之害，是邪行，是邪害，使远离此，当知是为菩萨大士弘誓之铠善友者也。”

又问：“呼道人为菩萨，其句义为奈何？”

佛言：“所谓菩萨者，一切诸法学无挂碍，已学无碍能出诸法，故谓菩萨。”

“大士者，其义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大士者，能聚大众为之舍家，是故为大士也。”

鸳鹭子曰：“吾亦乐其为大士者，于见，身见、性见、命见、人见、丈夫见、有见、无见、断灭见，常在为断大见。何者为说上？法度诸见渊，是故为大士。”

善业曰：“夫大士者，如一切知，意无齐同志于弟子、缘一觉，在彼无著。所以者何？悉知意质直无漏、无受、无灭，以悉知意大照菩萨，是故为大士。”

鸳鹭子问：“何故菩萨大士，亦彼悉知而意不著？”

善业曰：“以无意故，于彼悉知而无所著。”

贤者满慈子言：“吾亦乐其为大士者，揖人升于大乘而有弘誓之铠，是故为大士。”

善业白佛：“何谓弘誓之铠？”

佛言：“菩萨束已自誓：‘吾当灭度无央数人。’已度无量无数人民皆得泥洹，知其无法得灭度也。所以者何？法意如是。譬若幻师与幻弟子，于四衢道化作人众，以为化人而斩其首。汝知云何？彼有所杀？有死者乎？”

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，善业，度无数人，为无有人得灭度也。菩萨闻是不惊不怛、不以恐受、不移不舍、不疲而无惨悴，是为有弘誓铠能升大乘，当以知此。”

满慈子曰：“吾省佛言，如我所得，当知是义为无带甲。所以者何？如佛告善业，无造佛一切法、无作成诸法者，亦无造众生者，如是义者无弘誓铠。”

善业曰：“无所束带，菩萨大士为无弘誓。所以者何？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不著不缚不解故。”

鸳鹭子曰：“何如为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而云不著不缚不解？”

善业曰：“色如幻人故不著不缚不解，痛、想、行、识为如幻人不著不缚不解，无有之色不著不缚不解，无有之痛、想、行、识不著不缚不解，五阴如是，诸法亦然，是故菩萨所为誓者，无有誓也。”

善业问：“焉知菩萨正升大乘？何谓大乘？何乘发住？孰逮大乘？斯乘何出？”

佛言：“大乘之为乘者，为无量乘，为众生之无量。所以者何？人种无量，菩萨为之生大悲意，以斯大乘往湊三界圣一切知，乃建大乘，乘无从出。所以者何？有生有出则为二法，若不起不致于诸法不得者，是为无所生、无从出。”

善业曰：“大哉斯乘！为天、人、质谅王、诸世间出世善业乘，与空等弘裕，若虚空苞容众生无有量数，恒以虚闲济人无极，而为遍宣故为大乘，不见其反亦不见出。如此乘者，不从始得，不从终得，亦不中得，于三塗等故为大乘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善业，以能行此乘故，谓之菩萨大士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佛请贤者说明度无极而道大乘者，有檀知耶？”

善业白佛：“吾说明度无极得无过乎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，适得其中。”

善业言：“菩萨大士不于始近，不于终近，亦不中近，色无际，道无际，痛、想、行、识、道俱无际，是故菩萨无近、无得、无知、无明，色菩萨不知、不明、不致、不得，痛、想、行、识亦如是，都一切于一切无知、无明、无致、无得，当为何菩萨说明度无极？尚不见菩萨，何用见明度无极？菩萨者，但名耳。犹我无可专著，我者空虚不可审明，我不可明，道何可知？如是诸法无有专著。何等为色？色无生无牢固。何等为痛、想、行、识？识无生无牢固。诸法无生，无有牢固。彼无专固者，不是法不非，了无本主，当为谁说是处？无知亦无异处，可得菩萨行道也。

“如是，世尊，其闻是言不惊不怛、不舍不疲、不有惨悴，如此知行，是菩萨为能惟明度无极。所以者何？行此经时，以如是法孰观斯道，是时为不近色，不近色者不见灭也。所以者何？于自然色而不起为非色。若色费耗亦非色来，无兴衰我者，此为无二事。如谓之色是我，即由是为我色，是为造计。痛、想、行、识如法观时，为不近识，于自然识而不起为非识。若识费耗亦非识来，无兴衰我者，此为无二事。如谓之识是我，即由是为我识，彼为造计者也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吾省是语，于义菩萨为无所起。若无起者，何故菩萨行艰难行，为众生更苦无量？”

善业曰：“吾不乐菩萨艰难行，而大士者无艰难想以行道也。所以者何？行艰难苦想者，不能为无量人民建大利也。是以当为安隐易行之想为众生建，若母想、父想、昆弟想、姊妹想、子想、女想，当生是想行菩萨道，于一切人为己亲想。以是想将导之，见众生为若己，都一切于身不明是外内为生法想。斯一切为吾子！吾当度此无量苦性不有怒意。若彼形截，心无郁毒，终不为苦想也。如贤者言，菩萨无起，以其无起故为菩萨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云何菩萨而无起者？于道人法，于一切知，一切知、一切知法亦将无起？”

善业曰：“然，于佛法都无所起。”

问曰：“在佛法而无起者，其于凡人及凡人法，亦将无起？”

答曰：“然，于凡人法亦无所起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如是菩萨于道人法，从一切知至凡人法皆无起者，是为不近不起，得一切知耶？”

善业曰：“不起之法，无欲得要也。不起之念，亦非有法可择取也。有得佛者，我以为诤。”

曰：“是如何当从未生法择已生法择乎？生死法至生法至乎？”

答曰：“云何生法不生而不生法生耶？”

鸮鹭子曰：“不生法者，不起法也，乐不起法语耶？乐起语也，如贤者乐，以乐不起之，不要。”

善业曰：“如是当乐不起不要，贤者所乐，吾亦乐说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如善业语，为法都讲最不可及。所以者何？在所问如应答，法意不摇，其言皆妙。”

答曰：“是法意也，佛诸弟子所问应答意不摇者，于一切无所倚故也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是为上辩。何谓菩萨诸法无倚？”

答曰：“是明度无极，即为菩萨诸法无倚。”

曰：“不一切乘是经，惟诸法无倚也。”

曰：“悉明度无极故，为诸法无所倚。菩萨于是无方石止处，而以默取诸法之要。如无取焉，是为行诸法而无倚行也。若为菩萨说是奥知，不疑不望而能深解，是谓知行者，已为不休如是念矣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若不休此行，为休是念；若休是念，为不休此；如其念行而不休者，是谓常行等念等也；已念等行等者，则一切人必常有绍此行而得为开士者，如是众生亦将不休此念此行。所以者何？人不当废是念也。”

善业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，劝助为说是致要语。如贤者言，行等念等，则一切人不废此行。夫众生自然，念亦自然，当以知此；众生恢廓，念恢廓，当以知此；众生之不正觉，而不念正觉亦不正觉，当以知此。如是行念，吾乐菩萨思惟念此行。”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二 天帝释问品第二

尔时，帝释与四万天子，四天王与二万天子，梵众天与万天子，梵辅天与五千天子，俱皆来会坐。诸天子宿命功德光耀巍巍，持佛神力光明彻照。

释问善业言：“是诸天子大会欲听说智度无极，云何开士大士于大明中立乎？”

善业曰：“诸天子，乐闻者听我说，因持佛力广说智度。何天子，未求开士道者，今皆当求。已得沟港道者，不可复得开士道。何以故？闭生死道已。正使是辈求者，我代其喜不断功德法也，悉欲使取经中极尊法，使上至佛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劝乐开士学乃尔乎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我当报恩，终不敢违之。所以然者？往昔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，皆与弟子为诸开士说智度，如来时亦在中学斯经妙行，今自致作佛，用是故当报恩。我作是说法，开士受之我劝乐，劝乐以大道疾令作佛。释欲所闻者，听所问矣。”

问曰：“开士云何立智度中乎？”

答曰：“持空法立如是。释问开士大士，以影弘誓大乘。所至奏五阴，不当于中住；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于佛，不当于中住；五阴无常，不当于中住；于苦、乐、好、丑、是我所、非我所，不当于中住；沟港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，何以故？七死七生便度去；频来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，何以故？一死一生便度去；不还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，何以故？于上灭度；应仪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，何以故？应仪道成已，便尽于灭度中而灭讫；缘一觉道不动成就，不当于中住，何以故？不能逮佛道便灭讫，是故不当于中住；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，用无量人故作功德，‘我皆当令灭讫，正于佛中住’，佛所作皆究竟已乃灭讫，亦不当于中住。”

鸳鹭子问：“设使开士大士不当于中住五阴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上至佛，当云何住？”

善业言：“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有住处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。何以故？佛无所住，亦不在动摇、不动摇处住，亦不不住，亦无无住，一切无是如如来，不当作是住，不当住不住，亦不当住无住，当住是住，学无所住矣。”

尔时，诸天子心念：“诸鬼神所语悉可了知，今是尊者善业所说经道了不可知。”

善业知其心所念，语诸天子：“是经难了！难了！所以者何？我所道说，所教起，都为空矣！以斯故难闻，闻而难了。”

诸天子心复作是念：“是语当解！当解！”

今尊者善业深入于法身，即告诸天子：“设使欲索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、无上正真道，若于其道中住，皆当学明度，当持守。”

诸天子心复念：“所说乃尔，当复于何处更索经师？”

又告诸天子：“欲知我所说法者，如幻人无所闻，无所行。”

诸天问：“今在是闻法者，是人为非幻乎？”

善业言：“人如幻，幻如人，如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、正真道者，人如幻，幻如佛道。”

诸天子复问：“乃至佛亦复如幻如人乎？”

曰：“乃至灭度亦如幻如人。”

诸天子言：“灭度亦复如幻如人乎？”

曰：“设使有法过于灭度者，亦复如幻如人矣。”

善业告诸天子：“是幻、是人、泥洹皆空，俱无所有。”

尊者鹙鹭子、满祝子问：“说明度如是者，谁能持奉行之？”

答曰：“贤者不退转开士大士能持奉行之，其应仪等无能受持者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说法，为无所说，亦无所处。法已无所处，法已无所嘱累，法以是故亦无能受持者。”

释心念：“尊者善业雨法宝，我宁可化作华以散其上。”便化作甘香华以散佛及善业诸比丘上，华至其膝。

善业即知言：“是华不出于忉利天上，释所散华出于幻耳。”

释言：“是华非从树出，如贤者善业所可说，斯事本寂，自幻树出矣。”释言：“是华从幻树出也，不从树出者为非是，非是者为非华。” 释言：“明度甚深微妙。”

答曰：“然。所以者何？无所逮得，亦无所说。”

释言：“尊者处深微妙明度于法不诤处，无所有于法无所动。”

答曰：“然，法非动法，当作是学。如是学，不学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道，作是学者为学一切智出于诸法，为不生五阴学受身行，不学受余法。”

鸳鹭子问：“如是为不学受一切智乎？不学亡失，不学受他法乎？”

答曰：“然，是为学一切智出于诸法。”

释闻法，便问鸳鹭子：“当云何于其中求？”

报言：“于善业明度品中求。”

释问：“善业持何威神恩当学知？”

报言：“持如来威神恩知。释所问，明度开士大士当云何求？不可从五阴求，不可离之求。何以故？明度非五阴，亦不离之，不起之，为无所著，无出无猗，无猗是明度矣。”

释言：“大士为大明无边无底。”

报言：“五阴皆无边，以是故当知法无边。人无底，当知法无底。身与作复作用，是故当知之，与大明等无异，无中边亦无本端，不可限量，一切不可得，以是故明度无边无底，不可计计为多。”

释问：“人云何无底？”

善业言：“云何于释意？何所法中名为人？于法中不见有名为人者。何以故？不见有所从来处。所以者何？人本末皆空，无所有故。设使有来者、有住止者，但名耳。何以故？于名字中学，有所有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曰：“用名字无所有故，无作我者，是故人无底。正使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寿如恒沙劫，口说名人人复人，宁有生灭者不？”

释言：“一切无生灭者。”

善业言：“所以者何？用一切人净故。无所起，名非名不可得，是故人无底。明度无极名无底，当作是知。”

持品第三

尔时，诸天无央数同时三叹曰：“呜经乎！呜经乎！是尊者善业所说道深矣！斯大明弘义，如如来所由出矣！有闻者学之诵之，我敬视之如如来。”

佛告诸天子：“诚然！昔锭光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时有宫，宫中有是经，我时持之，锭光佛授我决言：‘若后当为人中持，悉逮佛智作佛，名能如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，三界最尊，安定于法中极明，号曰天中天。”

诸天子白佛言：“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！有持大明者，为受一切智矣。”

时，佛在众中央坐，佛告除馑众、除馑女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：“今是四部为证，爱欲天、梵天、无结爱天皆知。”

佛告释言：“高士学斯定，持诵其文，众邪不得其便令横死也。忉利诸天子求佛道者，未学诵获其奥者，是辈天子皆往到是学持诵者所，若于空闲避隈处亦不恐不怖也。”

四天王、释、梵及诸天子等各白佛言：“我当护是学持诵者。”

释复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是明度学者心无动摇，悉受六度已。”

佛言：“然。善听我说，上中下言皆善。”

释言：“受教。”

佛言：“我经中有欲害乱者，起恶意往，未至道亡，后所作终不成。何以故？用是高士学是经故。譬若有药其名神丹，有蛇索食，道逢虫物，蛇欲啖，虫即到神丹药所，蛇闻药香即还去。何以故？是药力所却。如是是辈高士，其欲害者便自亡还，是明度威神力所压伏也。”

佛言：“设有乱者，便于彼间自坏不成，四天王皆护入。经如行者，自在所为，所语如甘露，言重成道，瞋恚贡高诸恶不生，四天王护之。所以然者？学明度故。心自生念：‘有诤起者不可近，我求索佛道义，不可随是瞋恚语，使我疾逮好心。’斯高士所作悉见善像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难胜，天中天，乃过诸恶无与等者！”

佛言释：“是辈人或当过剧难之中终不恐，无能害者。善士当诵惟斯定，正使死至，若怨在中欲共害者，如佛所语，终不横死；若兵刃向者，不中其身。所以然者？斯定诸佛神咒，咒中之王矣。学是咒者不自念恶，不念人恶，都无恶念，是为人中之雄，自致作佛为护众生，夫学斯行者疾成佛道。是经书已虽不学诵者，当持其卷，人鬼凶毒不能害矣，宿命重殃唯斯不除。譬如得佛处，若人、若鬼神禽兽从一面入，无能害者。何以故？用得佛处故。其威神护过去、现在、当来索佛道者，皆当于中得佛道，人入其处不恐无畏。明度所止，天、人、鬼、龙皆为作礼，恭敬护视，用经德尊故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若有书持经卷，承事供养天宝、名华、栴檀、珍琦、香缯、盖幡；若有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舍利，起塔自归作礼承事供养，天宝华香具足如上

，其福孰多？”

佛言：“我问若随所乐报，云何是如来一切智成是身出现于世，从何义得？”

对曰：“从明度义得。”

佛言：“不用是身舍利得佛也，乃从一切智生得佛身，我灭度后舍利供养如故。若善人书是经，学持讽诵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具足如前，则为供养一切智，已从是经中得功德无比。”

复白佛言：“阎浮提人民不供养者，为不知是福尊无比耶？”

佛言：“有几所人信佛、信经、信比丘僧？”

释言：“信者少耳，及求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求佛者复少矣！”

佛言：“无量人行求佛道，至于在不退转地立者，若一若两耳。学是法会成佛，当为作礼承事恭敬。何以故？用晓佛法，世少有故。过去如来求佛道者皆从是成，我时亦在中。如来灭度后取舍利起七宝塔，尽形寿自归作礼承事供养，天宝、华香具悉如前满四天下，若三千大千国土众生悉得人道，各作七宝塔，以伎乐乐之，复过是如恒边沙佛刹，人人起七宝塔供养劫复劫，都是欲界中诸伎乐、华香、缯盖皆具如上，所说其福德益多不？”

对曰：“甚多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不如书持经卷，自归护之，福多无量。何以故？从中出如来一切智故。”

佛言：“百倍恒边沙佛刹人皆起七宝塔不在计中，如是千万亿无数倍，不在明度净定计中。”

尔时，四万天子与释俱来大会，诸天子启释言：“尊者，当取诵是经。”

佛言：“当学，当持，当诵，释！若质谅神兴兵欲与忉利天战，其念诵是经，质谅神众即去。”

释言：“大尊咒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然。无辈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十方诸佛，皆起是咒自致作佛，出十戒功德，开士大士从中生。佛未出于世时，开士悉出，说照明四弃、四拔苦、四事空、五通。譬如月盛满时从空中出照明于星，开士求功德盛满如是，皆从权德大明中出，当作是知，学持诵是经，为至德悉具足。”

佛言：“其人终不为邪毒、水火、兵刃、王法所横死。何以故？是明度所拥护。若复有余事起，若至王所及太子、傍臣所，与之相见转欢喜言笑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普慈等济，恕惠群生，润功德量，用是故见者悉起立。”

尔时，有异道人遥见佛大会，欲坏乱坐众，疾至佛所。

释作是念：“当云何尽我寿在佛边受诵是法？”即从佛闻受诵。

彼异道人遥远绕天中天一匝，从彼间道径去。

鸷鹭子念：“是中云何异道人从彼间道径去？”

心念是佛即知，鸷鹭子、释念明度，异道人无善意来故。

弊邪念：“佛与四部弟子共坐，爱欲天、梵天、诸天子悉复在中。会无异人，开士大士授决者会，当为人中之将，自致作佛。我当往乱之。”

是弊邪乘一辕之车，驾马四匹稍至佛所，释作是念：“弊邪所乘非国王瓶沙，非波斯匿，非释种，非维耶利，四马车皆不类之，正是弊邪所作也。邪常昼夜索佛短，乱世人，能常持心究竟明度，邪便道还。”

忉利迦翼天子持天华在空中立便散佛上，四面散而尊叹曰：“究竟道源，明度之谓也，阎浮提人民乃得闻见。”

复持杂华四散佛上曰：“其有求者守者，终不为邪众所害也。是辈人民福德弘大，何况乃学持讽诵用是法住！其人前世已得见佛，净心供养。欲一切知，得一切智宝，当从明度索之。”

佛言：“然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无举名布施、重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但举明度名，何以故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明度于度中最尊。云何，阿难，不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者，当缘为六度无极一切智乎？”

阿难言：“唯然，天中天，不行六行，不为六度，诚非大明度无极一切智之明矣！”

佛言：“然，大明最尊。譬如地，种散其中，同时出生，众生得命。如是，阿难，明度如地，五度如种，从中生成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如来所说善士学持诵明度者，功德未竟。”

佛语释：“我不说是功德未竟，我自说书持经卷、承事作礼、华香、名宝、杂缯、盖幡功德者耳。”

释白言：“我身护视是人。”

佛语释：“诵明度者，有若干千天到是师听经，不解义者欲问所疑，用慈于经中即自晓了，是人作功德悉自见知。若于四部弟子中说经时，其心无所难，若刑戮者终不畏。何以故？明度所护，凶弑者去。”

佛言：“我不见人当明度者，人亦不见明度。明度所压也，无有轻者，心不恐怖无所畏，父母重之，沙门哀之，诸亲贤友爱之，或恶事来，持忠正法为解之。是善士所作功德悉自见心，当作是知。十方无数佛国诸天、人、鬼、龙、质谅神、执乐神、胸臆行神、似人形神，皆至经师所，问讯听受，作礼致敬，绕毕各去，斯行德使然。四大天王、忉利天、盐天、兜术天、不骄乐天、化应声天、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无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约净天、遍净天、净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纯天、近际天、快见天、无结爱天上诸天子皆往问讯，听受作礼，绕竟各去。诸无结爱天尚悉来下在诸天中，何况是三千大千国土诸爱欲无色天子耶！彼所处常完坚无娆者，除宿不请，余不能动，其功德悉受。是时，诸天来当知之。”

释言：“云何知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是善士女欢喜时，知来已，当避去。闻鬼神香，或龙鬼神、蛇躯神来到，闻鬼神香以为曾知已，当避去。当净身体，用清净故，鬼神皆大欢喜。小天见大天来，便避去。尊天威神巍巍，其光重明，稍安徐往。尊天入至经所，是善士女则踊跃喜，所止处悉当净住。是人病终不著身，所止处常安隐，未常有恶梦，梦中但见佛，见塔，闻明度，但见诸弟子，见极过度，见佛坐，见自然经轮，见但欲成佛时，见诸佛得佛，见自然新经轮，见若干开士，见六度种种解说是当作佛，见余佛刹，见佛及尊经无与等者，某方刹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弟子众，如来在其中说。是辈善士梦如是已安隐，觉身体净洁且轻，不复思食，身软美饱。若比丘得定自定，觉心软不思食，身软美饱如是。何以故？鬼神不敢近是欲取佛者。

功德品第四

“复次，帝释，是天下如来舍利满中施与，有持智度无极书施与，尔取何所？”

释言：“我取智度。何以故？我不敢不敬舍利，天中天，舍利由斯明度出，天人所尊矣。如我与诸天共座，坐持异床，我未至，诸天子为座作礼绕以去，是座尊故。吾于斯受经，诸天于彼为礼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明度出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之舍利

，一切智从中生身，用是故两分中取明度。

“正使三千大千国土满中舍利为一分，明度书为一分，取书。何以故？从中出舍利供养所致。譬如负债人与国王参正，无复问者，亦无所畏。何以故？在王边有力故也。譬如无价明月珠，有是宝者其德无等，所著处鬼神不得其便，不为所中。若士女持明月珠，所著鬼神即去。若中热风寒，持明月珠，著身热风寒皆除去。夜著冥中即明。热凉寒温。众毒向已，持珠示之诸毒即灭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明月珠尊，若人目痛冥，近之即愈。其德巍巍，在著何所便随珠色，正使持若干种缯裹珠著水中，水故如珠色，水浊即为清，是珠德无比。”

阿难问释：“云何独彼有珠耶？斯土亦有乎？”

释言：“亦有，不足言。如我所说者，异天下宝轻，不如彼德尊珠十百千万亿倍。若以著箧函中，其明彻出，正使出去处明如故。天中天，一切智德至如来灭度后，是一切智舍利遍布供养如故，置是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如来舍利，正使如恒边沙佛刹满中舍利为一分，是经为一分，我于两分取是经。”

佛语释：“过去如来皆从中出自致成佛，甫当来及十方无数佛刹现在诸佛亦从中出，为人中将自致成。”

释言：“一切众生心所求，如来从明度悉了知。”

佛言：“用是故，开士大士昼夜求明度。”

释言：“惟求大明，不求余度乎？”

佛言：“六度无极皆求。开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分诸经，不及求明度。譬如是天下种树，若干色，种种叶，华实各异，其影无异，影影相类。如是，五度从明度出，一切智种种相成无异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影明德尊，其为难等矣！天中天，若有书是经，承事供养华香、缯、盖幡，若复授与人，其福孰多？”

释言：“自供养复分与人，其福太多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书经，供养华香、众宝、名缯、盖幡；若有书经供养，复分与人，其福无量。经师所处，专说本净，其福甚多。复次，一天下人皆令持十戒，置是四天下，复置小国、中国、二千、三千大国土，如恒沙佛刹人民皆令持十戒，其福宁多不？”

对曰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书是经，分与人使书学之，其福倍多。置上十戒，皆令作四弃、四拔苦、四事空及五通皆成得，云何其福宁转倍多不？”

对曰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如是书经卷与人，使书若为读，其福倍多。复次，学解中慧，其福甚多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云何学明度解中慧？”

佛言：“有当来善士，欲得无上正真道、最正觉，乐学明度。恶友教学末知。”

“何等为末知？”

佛言：“来世比丘得经欲学，恶友教之五阴无常，学五阴无常，求作斯学，失大明获末知。”

佛言：“求者不坏五阴无常视。何以故？本无故。如斯当为景明之学，其福无度。复次，一天下人皆令得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道，皆令成就，又如恒沙佛刹人民皆求无上正真道福，不如得净定广说义。所以然者？皆由斯定得一切智、十二经德，皆由斯学成佛。无尽佛出，即生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并发意求佛。获斯定者，福最尊矣。若有善愿欲疾作佛，以经施之令成大士得斯定者，其福难尽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极安隐。是开士大士疾近佛，用是故，受其福转倍多。何以故？其得是法，疾近佛坐。”

善业语释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当作是解。开士受净定疾得作佛，所作行当如净，不得景定不得作佛，在所问。”

变谋明慧品第五

尔时，慈氏开士语善业：“有开士大士代欢喜最尊分德法，虽或布施、持戒，所守分德法尊无盖，德被无表。”

善业言：“当从是代欢喜分德之法。何以故？十方无量佛刹，一一刹土不可计数灭度，以是本所起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及自致灭度处，其功德极度所致之德，诸弟子所作布施、持戒守法分德，彼德最尊，过无所著功德都。天中天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无所挂碍身、度知见身，安隐大慈不可具计，经中所学诸功德都计合积之，代欢喜德福尊无盖。以斯喜行用求无上正真道，心念言：‘持是施与，我作无上正真道’，当作是行，求心已来悉逮得之。”

慈氏语善业：“作是求已来者，不逮得作是施者。”

善业言：“有不施者，当从何得？亦无所守，从何出生？若意悔还为堕四颠倒，所施与无常谓常、苦谓乐、空谓实、无身谓有身。意悔还所信，还持是心求佛，作是施与作无上正真道。”

慈氏语善业：“新学士女不当于前解慧也。何以故？其所信乐、所造德本恐亡，还当为不退转说之，若在善友边久者解说之，是人不惧者也。如是代欢喜极尊，持是施与作一切智，持是心作是施与代欢喜，是心尽灭、无处、不可见，何心作是施与得无上正真道？何心是心？心无两对心，无身，当作何施与乎？”

释言：“恐新学士或怖而亡还，云何作功德施与最尊代欢喜？云何以作施与得无上正真道？”

善业言：“斯土开士大士悉具足供养诸佛，破坏众恶，以等行如一，降伏邪党，弃捐重担，所有福德、罪垢都寂，戒、定、慧、解脱度知见所愿已获。十方无数刹土有灭讫者，所作分德其尊无上。何因开士不悔心想？云何不悔心？无所想，持是施与作上行者，正使是心念自了知之，作是曹想不悔心想。如悔所喜悔，正使心念复了知是心作，是为想悔、心悔、喜悔。正使开士持其心了知作是为想觉，持何等施与持何所心了知作是觉，持何等施与持何所心了知是心诸法何所法，持是施与为等与，不及作是施。

“诸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佛所有功德，及弟子未得道者，天龙鬼神诸闻经初发心学者，都合积累，代喜最尊矣。持是功德复知是法尽灭，无处亦无法，作是施与无想悔、无心悔、无喜悔，作是众所不逮，是为无上正真道施与他有分德，不谛明之不作是施与。何故所致无所有？代喜分德亦空，开士作此明之。诸佛所灭度者，持所施与功德使我悉得之如一，作是知所行作无上正真道，是所作不在想，过去所知尽灭想，无处想。作念得，作是想非施与也，不作是想为施与，当作是学。开士大士权德当于是中索之，未得明度不得入是法中，所持分德中无得作是听身识。

“是有德之人，有想便著，反欲苦住。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不乐持施与，持施与见虚空。何以故？极大得灭讫。视佛有想者，为碍施是与，大逮不当作是逮如来施与，当谛。何以故？杂毒病故。作是施，譬如美饭杂毒著中，色好甚香无不喜者，不知饭中有毒，愚人食之欢喜饱满，其食欲消时必危身命矣。夫不知取施之义者，不晓将护两碍之难，必如毒饭之说也。若高士欲施，当如往古来今诸佛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度知见所见慧身，及诸弟子于中所作功德，是所佛、缘一觉施与，持是功德都代欢喜施与，以作无上正真道。持是想施与，时悔谓之有用，是故譬若杂毒饭。

“如是，有德之人当作是觉知：过去、当来、现在佛，云何施与？何因成就出无上正真道？随如来教持是施与，知所作功德生时身相，经所得了知成时，我作是代欢喜，自致佛道无过也。终不离如来法，不杂毒也。当作是施与，如戒、如定、如慧、如解脱、如度知见慧所现身，无欲处，无色处，无空处，亦无往古来今从中来者。譬若无所有，是所施与诸法亦无所有，是为成施，与中无毒也。若作异施，为行反施。唯开士所施是法若佛，皆更知作是施自致作佛，今我施已作无上正真道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善业，所作如佛。又三千大国土人皆使念四等心，不如上施其尊无盖也。复次，三千大国人皆作无上正真道，使如恒沙佛刹人共供养之，震越、衣服、饮食、床卧、病瘦、医药，事事具足如恒沙劫随恣所乐，云何其福宁多不？”

善业言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代喜功德福过其上。”

善业言：“功德如恒沙佛刹不能受也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持明度者是所施与，乃从本来，福出其上。”

尔时，四天王与二万天子以头面著佛足，却白佛言：“弘慈普施，明度德化，巍巍无盖，乃至于斯乎！何以故？学明度，开士大士所欢乐故。”

忉利天、盐天、兜术天、不骄乐天、化应声天诸天子，各以宝树、名华、杂香以散佛上，缯盖幢幡，天众伎乐，欢心贡佛而叹曰：“极大施与，天中天！大士权德乃作是施，学明度德大士所欢乐。”

梵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水行天、水微天、无量水天、水音天、约净天、遍净天、净明天、守妙天、玄妙天、福德天、德纯天、近际天、快见天、无结爱天诸天子，皆以头面著佛足作是言：“开士学明，三界希有！”

佛告诸天子：“置是三千大国土中人皆作无上正真道者，更复异恒沙佛刹人都共供养，是辈开士大士具随所喜复过是者，不及代欢喜施与。三世佛，天中天，持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度知见身，及诸弟子在中作功德者，都积累合会，虽尔代喜过上。”

善业问言：“从中何得？”

佛言：“求开士道有德人，当知往古来今法无取、无施、无想、无见，从是法中无所出生法、无尽法，心无往来法，我作是代喜施，疾得无上正真道。

“复次，于三世佛所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明慧，代欢喜无所挂碍，法未来未成亦无所挂碍；十方无数佛刹现在者，诸法不著不缚不脱，以是法作无上正真道，是代喜施无能过者，无能坏之。如恒沙佛刹开士寿劫亦然，使彼人供养尔所开士大士，具足如彼多劫，如戒、忍辱、精进、弃定法，乃作是布施，代欢喜德尊出其上无量之计。”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三 地狱品第六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明度道弘普入景慧，天中天。自归明度无极，天中天。行寂无秽，去冥示明，巍巍至尊无不成就，天中天。无目惑者，授道慧眼，无生无灭，苦者得安，悉入无想明度慧门大士之母，拔生死根大神已足，三合十二转明度，天中天。开士大士当云何于中立，天中天？”

佛言：“敬明度当如敬佛，于中立，自归当如自归佛。”

释心念：“鹙鹭子比丘何因发是问？”

则报之曰：“是明度护于开士，代欢喜功德施与无上正真道之恩也，若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皆不若。譬人生堕地盲，若士众之行无前导者，欲有所至不知行。夫五度如盲者，开士离明度欲入一切智中不知所行，明度将护五度与目与名。”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云何入明度中守？”

佛言：“观五阴无从生灭，见五阴无生灭处，明度亦然。”

又白佛言：“作是守者为逮何法？”

曰：“逮无所逮法，无所逮法名曰明度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明度不逮一切知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作是逮者，无所著，无名，无识。”

释问：“复当云何逮？”

佛言：“如无所逮故能逮。”

释言：“少有及者，天中天，无如明度！诸法无生无灭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作是念者离明度。”

佛言：“明度空无所有，是故不远不近，不成不坏。”

问曰：“信此，为信何法？”

佛言：“为不信五阴，不信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。”

善业言：“大明度是开士法。”

佛问：“何缘知大明度为开士明度乎？”

对曰：“五阴不大不小，不退不乱。如来一切智有十种力，不强不弱，不退不乱。何以故不退不乱？一切智不广不狭。天中天，若有是念想，为不求大明威神，欲度众生是为著。何以故？人本无，大明度亦无，人不坏明度义，然人所出生乃如来现力如是。”

鸮鹭子白佛言：“若有信是法者，不疑者，其人从何来生？求道以来几时乃得解中义教？”

佛言：“从他方佛刹来生，已问其义，闻即恭敬，视师如佛，念曰：‘吾已见佛矣。’”

善业白言：“明度可得闻见不？”

曰：“不可得见也。”

“开士求佛已来几何时随此法？”

佛言：“非一辈学也，各有本行。或前供养若干千佛具持经戒，未时闻斯定弃而不敬，来世佛所闻，当复弃去。”

佛言：“其人自随身意受愚痴心，自用以斯罪自弊。闻人说明度复止之，止此者为止一切智，为止往古来今将导明眼矣。以斯愚罪断于经法，轻易应仪，受不信之道，死入无择狱其岁难算，勤苦毒痛不可具言，天地坏时当适他方大地狱中，展转三塗劫数无量。”

鸮鹭子白佛言：“其罪等于五逆微喻之耳。”

佛言：“其罪难为譬喻。是明度学诵时，若有心念非如来所说止人学者，自坏复坏，人自饮毒复饮人，是辈人自亡不晓明度，复误他人，学士无见斯人坐起、言笑、通好、饮食也。何以故？断是经故。斯人自在冥中，复投人于冥中，其人自饮毒煞身无异也。断经之愚人信其言，罪苦等矣。诽谤明度，为谤十二部经也。”

鸮鹭子言：“佛未说谤断经罪入太山，其形类如受身大小，愿哀释之。”

佛言：“无问！闻之必恐中热沸血，由面七孔忧焦损命，由斩华著于盛日萎枯而丧。愚夫死然也，其身长大丑恶，臭处无不恶见。吾难说，彼毁尊法人处地狱中，所受形

类也。”

又白佛言：“愿说其罪，令末世人敬奉明法，畏慎不犯谤断经罪重痛如彼。”

佛言：“以示人大明，后世闻者诽谤得罪，在地狱中苦痛无期，其罪可知矣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善人常当护身口意行，夫谤明法乃致斯罪。”

佛言：“痴人于我法中作沙门，诽谤明度，言非止断者，为止一切智十二部经，为断三世诸佛道，为断比丘僧者，受恒沙劫罪。”

善业问：“谤诽断经者凡用几事？”

佛告：“斯士女无戒，为邪所中故不乐深经，以斯二事断明度矣。又用四事：一者、随恶师言；二者、不以顺学；三者、不承开士法；四者、主行谤断经法，好索人短以自贡高。是为四事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不睹深归少有信者。”

世尊曰：“然。”

重问：“何缘少信佛？”

佛言：“往古来今五阴不著不缚不脱。所以然者？以其无形，明度义然，故少信者矣。”

清净品第七

善业白佛言：“少晓明度无极未狎习者。”

佛言：“五阴清净，道清净，道清净五阴亦清净，适等无异。五阴清净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五阴亦清净等无异。今不断前亦不断后，今不坏前亦不坏后，今正等无异。”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甚深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清净。”

鹙鹭子言：“极明虚无，无瑕秽，无所有，无不遍，无生欲，无色想，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清净矣。”

又曰：“五阴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不知，不随，不想，清净矣。”

又曰：“一切智明度不增不减。何以故？无所有经护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清净矣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意清净，五阴清净，五阴清净意亦清净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矣。”

“一切智清净，道亦清净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矣。”

“五阴无边，意亦无边。”

佛言：“本清净矣。”

“大士明照其源，其故明度本清净，不在彼，不在此，不在中。”

“本清净矣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有想，便离明度远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如尔言，有名想便著。”

曰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，是明度！如来安济群生说是于著。”

鹙鹭子问善业：“何所为著？”

答曰：“念五阴空著，念往古来今皆著。”

释问善业：“何因著？”

答曰：“心想念施与无上正真道。心无，当何等施？是善人欢乐教人于本空，如是无过，如佛所教，出于诸著中去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汝为开士大士，本空不著。复次，若有深著想念如来，随所想便为著。往古来今佛无所著法，代欢喜以施作无上正真道者，法无往古来今，一切不得有施想，无念，无见，无闻，无心，不念心。”

对曰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明度本清净矣。”

善业言：“自归明度。”

佛言：“法无作者。无作，无上正真道者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佛教，无作者。”

佛言：“不两法，本无一，本无是，本无无作，是本无者，如是一切疾过著去。”

对曰：“难了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如是无得佛者。”

对曰：“明度不可计也。”

佛言：“然，心不自知心。”

善业言：“无作明度者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无师作者，求明度不五阴求，不空五阴求，为求明度。五阴不满为非五阴不求，为求明度。”

对曰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，著无著！天中天，著无著，是者为不著。”

佛言：“五阴不著不求为求明度，五阴著为不求明度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著为不求。何以故？著出一切智中。如是开士著不著，为出为守一切智。”

对曰：“难逮，天中天，甚深所说法！说之不减，不说不增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不减不增。所以然者？如来尽称誉虚空，亦不增减。譬如幻人，誉毁不能使其有喜戚增减矣。吾经说众生各学讽诵，经亦不增减。慊苦求明度守者，不懈不恐，不动不转，随是教不舍还。何以故？作是守者为守空，诸天人鬼龙皆当为作礼，以其服大慈法铠与虚空战，济众生之祸，现世景福之故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被铠誉虚空举三处人至大精进上勇猛。天中天，法如虚空故，索无上正真道，欲得平等最正觉。”

有异比丘心念：“自归明度者，为无生灭法。”

释语善业：“作是求，随是教，何因随是教？”

善业言：“明度随是教者，为随空教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学明度者，当护几闻？”

善业：“云何释，见法不？当所护者，随是教者，众生不能得其便也。行明度护，为护虚空。云何释，有力者能护响不？”

曰：“不能也，如响亦无想念。”

为求明度，持佛威神，三千大千诸释梵、四天王、诸尊天王，一切皆来为佛作礼，绕三匝却住一面，念千佛号字、形容被服、所出国土皆如释迦文，其弟子字皆如善业，

问明度者皆如释，其本教授时皆同一处，开士大士皆被大铠学明度。

佛告善业：“慈氏开士作无上正真平等觉时，亦当于是说明度。”

曰：“云何说五阴？”

“不受说，不空说，不著说，不脱五阴说。”

叹曰：“清净，天中天！”

佛言：“五阴清净，明度清净，如空也。”

对曰：“五阴无秽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无秽矣。”

善业言：“学是者不横死也，诸尊天常随之。经师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说经时，诸开士常来大会。”

佛言：“是善士汝得功德甚多难计！所以然者？明度无所近，法无所取，经无有、无得、无瑕、无玷、无求、无想，是为求明度，无所观见法。”

诸天子心大欢喜，同声而叹曰：“斯天下乃再见经轮转！”

佛告善业：“不两经轮转，无所从生法，不来不去如是。”

善业言：“永安开士诸法皆无所挂碍，作无上正真道平等正觉。”

佛言：“无经轮转，无经还。何所为轮转？无见经还。何所为经轮转？无见经，无观法。何以故？诸经所生，如虚空无转无去，作是说便为说经。无说经者，无闻者，无证，是说经者为灭度，是说经为无人。”

善业白佛：“如虚空无极，悉明度平观诸法无不明了。天中天，本空无上，诸法不可逮，无著，无身，无去，无来，无有，无持，无尽，无根，无所从生，无灭，无作，无师，无知，无想，无所挂碍，无适，无坏，无本，如幻无见，如梦无我，清净无秽，不可见，无处，定不动摇，无念平等，不动法不移，无欲法无异无所生，向无想去垢尽恚恨，无人，人本无，不观法无所起，不至边无所止，不腐不败无不入，诸应仪、缘一觉所不能及，不乱无误，不可量，无小法，无形，无所生起，无苦，诸法不相侵，无我，无所著，空诸法无所出，力无能胜者，不可计出计去，无所畏心不懈。如来诸法本无，无师，无为寂寞，明度无极，天中天。”

悉持品第八

帝释作是念：“今见佛闻明度无极者，过去佛时人也，何况学持讽诵用是教住！其人前世供养若干佛从问事已。是善士为更见过去正真正觉，从是深法闻说时，不疑不恐，不畏不难。”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是深明度开士大士信受者，视当如不退转。何以故？本精进故。”

释语鹙鹭子：“是法甚深，从斯定难乃尔乎！闻其义而不信者，彼求佛道未久，以斯为难矣。自归明度，为自归一切智矣。夫一切智者，是明度所照明，当作是住解慧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云何于明度中住解慧？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释若今作是问，持佛威神使若发此问耳。开士求明度，五阴中不住为应行，五阴不究竟，尔故不于中住。”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是法难见无边！”

佛言：“五阴甚不住不随，不入五阴中。”

鹙鹭子言：“有不退转开士，当于前说之，闻是慧法不厌。”

释问鹙鹭子：“未授决开士若于前说，将有何异？”

曰：“未受决者闻之或恐退。若大士闻斯义得净定者，疾近受决，不久或见一佛若两佛便受决，或自于斯中受决，得无上正真道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求佛乃从久来，当作是知。未受决者，当闻见是法。”

鹙鹭子白佛言：“我乐是语，乐人中之安。”

佛言：“乐者当于佛前说之。”

鹙鹭子言：“譬如开士至德，自于梦中升佛座坐，当知斯开士但欲成佛。如是，天中天，是明度若有得者，其功德欲成满近佛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是语！乃作是乐如佛威神。”

复白佛：“譬若欲行万里若二万里，到大深泽中，遥见牧牛羊者境界居舍丛树，心中作是念想‘郡县聚落将欲见之’，稍稍前行，但欲近郡县，不复畏盗贼。如是，天中天，开士大士得是法，今近受决不久，不复恐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。何以故？上正想见已。欲见大海者便稍稍往，想见其山林，明虑谛见海尚远，即不想见矣。若但欲至，无复山树之想矣。得此法者虽不见佛从受决，今作佛不久。譬若春时，树叶稍欲生出，当

知此不久华叶若实当成熟。何以故？上想见叶华实当知成熟，斯土有眼者大欢喜，用见叶华实故，当知成熟。如是开士大士上想受决，不久今受决，作无上正真道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鹫鹭子，持佛威神使若说明度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悉豫了署开士大士作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。”

佛言：“用是故，开士大士昼夜愍伤群生，欲使其安，自致无上正真道成作佛时，悉为说经。”

善业言：“云何求得成就作佛？”

佛言：“经中作是观，五阴不过为求明度，不观见法为求明度。”

对曰：“不可计，天中天所说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五阴不可计，不可求。”

对曰：“谁当信是者，从是求开士大士？”

佛言：“何所为求？正使求者但为名耳，是中开士大士明度，力、四事、佛法、一切智无所近。何以故？力不可计，四事、佛法、一切智皆不可计，五阴诸法亦然也。正使作是求，为无所求，为求明度。正使作是求，但为名耳。”

善业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斯乃宝将中王与虚空战，勇德难胜，令佛行业传之无穷。”

佛言：“然。尔故开士欲疾书是经至死。何以故？于宝中多有断起。”

善业言：“弊邪存想欲使经断。”

佛言：“邪欲断经，会不能胜。”

鹫鹭子问：“持谁恩不能中断？”

佛言：“十方现在诸佛威神，悉共拥护是开士大士。佛所授定，邪不能断也。”

又白佛言：“是明度若念诵持学书者，诸佛威神皆共拥护之。”

佛言：“我眼视是学持诵者，最后书持卷者，当知是辈如来眼所见。是至德受持是经者，疾近佛座得大功德。如来去后，是法当在释氏国，彼贤学已转至会多尼国，在中学已复到郁单越国，在中学已却后我经但欲断时，我斯知已。尔时，持是明度最后有书者，佛悉豫见其人已，佛所称誉也。”

鹫鹭子问佛：“郁单越国当有几开士大士学斯定？”

佛言：“少耳。是经说时，闻不恐不难，为疾近如来。其人前世闻如来已学，开士至德，持戒完具，多所度脱。是辈索佛道者，我知是高士近一切智。其所生处，志尚所归当学斯义，欲求无上正真道。是人行尊，邪终不能动使舍佛志也。闻明度已，得极欢乐尊，得大乘德，逮近无上正真道。虽不见我，后世得是法，为面见佛。佛说斯语如矣，傥有求道者，当共教劝令学佛道，我悉代欢喜。有作是教者，心复心转转相明，自在愿生何方佛刹。所生异方，面见佛说经时，当复于后教人求佛。”

鹫鹭子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云何乃有是？如来往古来今斯高士何法不知？何求不得？云何乃有是决？甫当求佛者，是辈为精进逮入六度中学。”

佛言：“是辈人有求经不求者，会值经法。愿不离经，索无止时，不索自得六度。”

鹫鹭子问：“有睹斯明度定，众经由之出乎？”

佛言：“有解明度者，诸经出之。所以然者？是佛教法，当教一切人劝令取佛，亦复自学斯经深义。彼诸高士所生逢佛，获六度无极矣。”

觉邪品第九

善业问佛：“高士种类欲学，当何以觉其难？”

天尊曰：“欲学明度无极心不喜者，当觉邪为心妄：疾起者心欲学，卒斗乱起；若书是经，雷震畏怖；开士转相调戏，左右顾视；书是经邪念，不著经从座起去，自念‘我不受决法，不在明度中’，便乱心起，内不得静；自念‘我乡土、郡国、县邑不闻是经’，意悔舍去。其人却后若干劫，闻余道经喜，不能任明度而随异经，便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，是为枝叶。譬若男子得象观其脚，云何黠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求开士道，弃明度去，及修学余经，得应仪、缘一觉道，曰黠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天尊曰：“譬若欲见大海而睹陂水，曰斯巨海矣，黠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天尊曰：“开士弃深明度取余经，堕应仪、缘一觉道中，有智无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天尊曰：“譬若作绝妙殿舍，匠师意欲齐日月宫殿，于善业意，能作不？”

对曰：“终不能也。”

“斯匠黠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天尊曰：“求开士道闻明度已，复弃去，学应仪、缘一觉道法，欲于中求佛，是人黠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譬若欲见飞行皇帝，反见小王形容被服，谛熟观之曰‘斯但是飞行皇帝也’，是人黠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甫当来开士得深法已，复弃去，入应仪法中欲求佛，云何有智无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譬若大饥，得百味饭不食也，欲得六十味饭；商人得无价明月珠，持水精涂明月珠，欲令合同，是人黠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甫当来开士得明度经，反比应仪道，弃去，入应仪法中欲得作佛。

“复次，当书时，邪使财利从他方来，闻利便弃法，往不能书成也，当觉邪为。书是经时，莫言我书，莫作是语也，当从经中闻决，作是言者，邪得其便矣，不尔者邪界空。书时意或著世兵贼、斗乱、亲属、财利、饭食、病瘦、医药，念父母兄弟及众余念，开士当明觉斯为邪使。

“复次，我有名深经，邪从次读之，便行乱学明度者意，令释本崇末，便不得变谋明慧。”

佛言：“开士大士欲说变谋明慧，从明度索之而今逮得，复弃去，于应仪道中索变谋明慧，是开士黠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受经人欲闻法，师便不安；正使安欲与明度，受经人舍去；师徒不和，书不成也；学人来受，师欲至他方，两不和矣；或念在衣食财利，受经人亦无用施本，不

得明度，如是当觉邪为。受经人正使无所爱惜不逆师，师有斯经，弟子问事，师不肯解之，受经人赍恨退；或时师欲说，受者不悦也；师若身疲不能起说经，学士志锐而不得学者，当觉邪为。

“复次，是法说时、书时，傥有来者说地狱、饿鬼、禽兽大勤苦，当早断之作应仪，无荷重患矣；若复于众誉天上乐，云于彼五所欲自恣所存，亦可一心念空，然虽获所念，会当别离，受彼众苦，不如于斯索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道，莫与坏败虚空从事。

“复次，师尊贵心自念：‘有敬归我者，我与明度，不者则止。’学人自归不避剧难，师不肯授，欲到四剧怖中，又告之曰：‘谷贵之处，虎狼贼中，五空泽间，我乐往彼。尔谛思议，能随我行，忍此勤苦，不得后悔。’弟子忧曰：‘师具解奥不肯相授，吾奈之何乎！”师徒志乖，明度书学诵经经行之时，弟子愠厌，不复受学，稍舍就俗，令经法义擁，当觉邪为。

“复次，师健，乞丐多方便，欲懈惰去，便谄语学者：‘我当到某处有所问讯。’如是不知，当学诵经行时遇此，当觉邪为。

“复次，弊邪常索其便，如斯之恼无得受深法者。”

善业问：“何因如兹？”

佛言：“弊邪主行诽谤明度言：‘我有深经，其义玄妙，余皆非法也。’是故，新学开士心疑恐非，明度无极终不学。邪事一起时，有开士深守禅行，便得沟港道，是为证。”

照明十方品第十

善业白佛言：“佛说明度无极照明于世，何谓照明？”

天尊曰：“如来持五阴示于世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视现？坏五阴现世邪？不坏现世乎？”

天尊曰：“五阴本无坏不坏。何以故？空想愿无坏不坏。无所生无坏，无所识无坏不坏，五阴本。空想愿无所生，无所识。明度示现于世，无量人心如来得明度悉知其源。何等为知其源？人本心，本心本人本等无异，如是明度出如来示现于世。

“复次，善业，疾心如来从明度悉知。何等为疾心？乱心即知。经本出入于心中，本无入经亦无出经，心故为经本，经故为心本，本经不疾不乱即知。何等为疾心即知？随其疾尽，尽为无所有，为心如无所有，不疾乱，是为疾心即知。如是明度出如来示现

于世，爱欲心本即知，瞋恚心本即知，愚痴心本即知。何等爱欲、瞋恚、愚痴心本即知？爱欲心本非爱欲心，瞋恚心本非瞋恚心，愚痴心本非愚痴心。何以故？心本不现无想，无想是无爱欲、瞋恚、愚痴，是为本无。如本经无本，如是明度出如来，爱欲、瞋恚、愚痴心断即知。何等心断即知？心断非爱欲也，非瞋恚也，非愚痴也。何以故？爱欲心断本，瞋恚心断本，愚痴心断本，皆无所从出，无有本，无所从生。诸法无所从出，无爱欲爱欲断，无瞋恚瞋恚断，无愚痴愚痴断，不可得见。如是明度出如来示现世间，为有德为人故，旷大心即知，无大小，无益心，无去心。何以故？心本断如是出如来，用有德用人故，无边幅心即知，是心不去、不来、不住。何以故？本空无所出，本无不来、不去、不住，如是不可量心即知，不增心身中心知如虚空不可计，如是心知，明度出如来，不可计人未见心即知。何以故？无想，一切见经诸法如心等心，如诸法想非诸法，诸法非心想。何等想非诸法？何等非想心？诸法无想心，亦无想不见，如是明度出如来，欲得是致是，用有德用人故。何等欲得是致是？一切欲得致，在五阴中住，欲得从是便致是。

“善业，如来云何欲得是因致是？从死致死是为色，从死致不死是为色，从不死致不死是为色，不有死不无死是为色，五阴如是。有世无我是为色，无世有我是为色，有世有我、无世无我是为色，不有世不有我、不无世不无我是为色，如是得世本源、得我本源是为色，不得世本源、不得我本源是为色，有本源、无本源是为色，不有本源、不无本源是为色，是命是身是为色，非命非身是为色，五阴亦尔。是为欲得是因致是，从我身起如来用。人所著所缚所故，即知为知过去。如来知时知今，如来知时知何等？知色知如本无，五阴亦尔。如来五阴何等为知？如本无，五阴本无，如来本无，作是见本无，五阴本无，世本无，诸法亦本无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本无，如来亦本无，一本无无异、无所往、无所止、无想、无尽。如是本无，无异如来，从明度中出悉知之，是故名佛矣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谁当信是者？独得应仪及不退转乃信耳。”

佛言：“本无无尽时，如来所说无极。”

释与万天子俱，梵众天与二万天子俱，到至佛所，头面著佛足却住一面。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“天中天，所说法甚深，云何其想？”

佛告诸天子：“虚空著无相、无愿、无所住，如虚空无所挂碍，诸天龙鬼神不能动也。何以故？是想无作者，五阴不能作想，人非人所不能作。”

佛告诸天子：“若言有作虚空者，宁信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信也，天中天，无作虚空者。何以故？虚空无色。”

天尊曰：“是想常住，有佛无佛是想住如故，如来悉知。”

是诸天子白佛言：“是想甚深，如来悉知无所挂碍。明度是如来自在道，是佛所居处也。”

佛告善业：“如来恭敬于经承事自归。何谓是经？明度是经，如来从是得无上正真道。用是故，我恭敬经，当报经恩。诸法无作悉知无持来，是为报经恩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诸法不知不见，何等为明度出如来示现于世？”

天尊曰：“诸法无所住，如是悉知见出如来示现于世；五阴不见，作是示现于世。何等不见者？五阴无因缘不见，不见是为明度出如来示现于世。如虚空示现于世，示现于世难得清净，是为示现于世。”

不可计品第十一

善业白佛言：“极大究竟，明度无极无量无与等者！”

佛言：“然。如来无师一切智，是故明度不可称量，安隐究竟无与等者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如来无师一切智无量无边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不可计量，诸法亦尔。五阴无量，诸法边幅无获其际者，用何等故五阴诸法亦尽处？云何，善业，虚空可计尽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可尽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诸法亦然，用是故如来法诸法无边量。用法无量故，发心起学无量明度，如是本无心心念。譬若虚空无心无念，有心有念因随作是说不可称计。”

时，五百比丘、二十比丘尼得应仪，六十清信士、清信女皆得沟港，二十开士逮得无所从生法乐，皆当于是贤劫中受决。对曰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，明度极大安隐究竟！”

佛言：“如尔云矣出一切智，诸开士、缘一觉道悉从中出。譬若转轮圣王，一切国土皆为臣隶，王无所忧，佛法、缘一觉法、应仪法皆从中出立。五阴不受不入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、一切智道不受不入。”

善业问：“何等一切智不受不入？”

佛言：“云何若见应仪等所入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亦不见如来所入处。如我无所入，一切智亦无所入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俱白佛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，明度难了也！正使三千国土人民过去佛时所作功德，一切皆信已具足过一劫，方是深明度中乐一日念，不可量深出彼德有余。”

佛告诸天子：“正使复有贤人，闻是深法已得证，疾使彼辈所信乐过一劫，其功德不及是也。”

诸天子闻是，头面著佛足，绕已稍稍却远，俱不复现，各自还去。

善业白佛：“若有开士大士信是明度者，从何来生？”

佛言：“譬如新生犊子不离母，如是开士大士闻明度已，终不离经师，为从人道中来生。”

善业白言：“若有逮是功德，有从他方佛刹来生者无？”

佛言：“有他方佛刹供养已，从彼来生。于兜术天上，从慈氏开士问慧，今欲求是法不懈，持是功德复逮得是经。若有前世时闻，不问中慧，今生闻是经，于中有疑厌不信乐，其人前世不从师问中事。

“复次，开士大士前世时闻是，问其中慧，若一日、二日、三日至五日，持是功德，今复逮得是经便信乐之。若有欲乐闻时，用是乱故其心数转，如秤乍低乍仰，从新学来，如是少信乐，当堕两处，应仪、缘一觉道中。”

譬喻品第十二

佛告善业：“譬若大海中，船卒坏，其船中人不取板檣，不能得渡必于水死；若得板若檣，有健者乘骑便不死，当知顺随海水出也。开士大士有信乐，有定行，有精进，欲得无上正真道而不得明度，变谋明慧不得学，当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道。其有信乐、定行、精进，欲逮无上正真道，得学明度权慧者，终不中道懈，过出应仪、缘一觉去，正在无上正真道中立。

“譬若士女持坏瓶取水，知不久必坏，所以然者？未成故。学不逮此深法，终不能逮一切智，便中道厌却堕二道中。譬若持瓦瓶行担水，安隐归至。何以故？已成故。学得深法，知终不中道息恣心止无上正真道。

“譬若大海中，船不慎护，以财物著中，至于道坏，财物离散，亡其重宝。如是开士大士正使至意学，不得深法，当知中道厌便亡名宝，中道懈怠堕二道中。譬若有人施张大海中，故船补治，持财物著中有所至，不中道坏必到其处。如是开士大士有信乐、

定行、精进学，又得深法，终不中懈止，上至无上正真道中立，终不堕两道，正向佛门。

“譬如人年老而身病，云何是人能从床自起不？”

善业言：“不能，天中天。或时起，无力不能自致。正使病愈能自起，会不能行步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开士大士具如上所行学，不得深法而欲逮无上正真道，终不至佛，当中道懈堕二道中。

“譬如老病人除愈欲起行，有健人来扶持之告曰：‘无恐，我自相送。’终不中道相弃，送著所乐处。如是具有上行开士，学得此深明度无极变谋明慧，当知终不中道懈，必能究竟，于中得无上正真道。”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四 分别品第十三

善业白佛言：“云何阿阇浮开士学明度无极？”

佛言：“当与善友从事，以善意随明度教。”

“何等为随教所？”

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当施与作无上正真道，莫著五阴。何以故？明度一切智无所著，莫得乐于应仪、缘一觉道。如是，善业，阿阇浮开士稍入明度中。”

善业言：“开士慊苦，天中天，欲索无上正真道者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慊苦安静于世，为十方护，为自归，为舍，为度，为台，为导。何等为护？生死勤苦悉护教度脱，是为护。生老病死悉度之，是为自归。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得如来为说经，无所著，是为舍。”

又问：“何等为无所著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不著不缚，是五阴无所从生，无所从灭，是为开士得佛时为世间舍。何等开士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为世间度？度五阴非五阴，五阴为度，度为诸法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佛说，度为诸法诸法得最正觉。何以故？无所著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无所著，开士慊苦，念法不懈，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因说经，如是为度世间。何等为世间台？譬如水中台，其水两辟行，如是五阴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断，五阴断者，诸法学亦断，诸法断者是为定，为甘露、为泥洹，开士念法，如是便为说法

，如是得无上正真道时为世间台。何等为导？如是具得如上说，五阴诸法空，无来源、无去迹如虚空，无异无想，无处无识，无所从生，如梦如幻，无边无异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！谁当了是者？”

佛言：“求佛以来久远乃信之耳，过去佛时于彼所作功德，如是人者乃明之矣。”

又问：“何谓求佛已来久远？”

佛言：“去离于五阴已来不复有之，乃明是深法，如是开士为导无量人。”

善业言：“是为人中之导。”

佛言：“然。开士得如上所行，为无量人之导。是为大盟誓，为无量之人誓。不缚于五阴，不终于应仪、缘一觉者，不于一切智，不缚于诸法，是故为盟誓。”

善业言：“开士求深明度，不爱三处，应仪、缘一觉至佛。甚深，天中天，不有守者，不无守者！从明度中，为无所出法，为定守，为不守诸法，为守无所有，为守无极，为守无所著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在明度中者，当如是不退转。开士于明度中无所适著，终不随凡夫语，不信余道，不恐不畏，不懈怠。当作是知。其人于过去佛已受斯明度也。”

复白佛言：“开士不恐不畏，不懈怠，何缘当念明度中观视？”

佛言：“心向一切智是为观。”

“何谓心向一切智？”

佛言：“心向如空，是为观视。不视不可计，一切智如不可计。是为非五阴，不入，不得，不知，不有知，不无知，无所生，无所败，无作者，无来源，无去迹，无所见，无所在，如是不可限虚空，不可计一切智亦然。无作佛，无得佛者，无从五阴中得佛者，亦不从六度得佛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“甚深，天中天，难晓难知！”

佛语诸天子：“如是，如来视如是安隐甚深，是知悉知不退转无上最正觉亦无最正觉。”

诸天子白佛言：“希有信是经者！愍念世间故说之，世人所欲皆著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。”

本无品第十四

善业白佛言：“诸法随次无所著，无想如虚空，是经无所从生，诸法索之无所得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言：“善业所为如如来教，但说虚空慧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来是随如来教。何谓随教？如法无所从生为随教，是为本无，无来源亦无去迹，诸法本无。如来亦本无无异，随本无是为随如来本无，如来本无立为随如来教，与诸法不异无异。本无，无作者，一切皆本无，亦复无本无等无异，于真法中本无，诸法本无，无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，如来亦尔，是为真本无。开士得本无如来名，地为六震，是为如来说本无，是为弟子善业随如来教。复次，五阴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不受，是为随教。”

鸮鹭子白佛言：“本无甚深，天中天！”

当说本无时，二百比丘得应仪，五百比丘尼得沟港道，五百诸天人民皆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六十开士新学得应仪道。

佛语鸮鹭子：“是六十人过世时，各供养五百佛，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不知定，虽空不得明度变谋明慧之护，今皆堕应仪道中。开士有道德，空、无色、无愿，不得明度变谋明慧，便中堕彼两道。譬有大鸟，其身二万里，无翅从天上自投中，欲还宁能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能。”

“至地欲令身不痛，宁能不痛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能，或闷或死。”

“何以故？其身大而无翅。正使开士如恒沙劫，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求色定不入空，不入明度，不得变谋明慧，心大起索佛道，一切欲作佛，便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。若于佛所具如上行，又闻佛一切智者，念求如色，是为不持如来戒定慧，不知一切智，但闻声心想如闻耳，便从是作无上平等最正觉会不能得。心想如闻耳，便从见作无上平等最正觉会不能得，便中道堕彼。何以故？不得深法故。”

鸮鹭子白佛言：“如佛所说，念中慧开士离深法，便得应仪、缘一觉。若真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，当学明度变谋明慧。”

爱欲天子、梵天子白佛言：“难晓明度无上正真道！”

善业言：“难了，天中天！如我念是慧者，无上正真道易得耳。何以故？无有当何从得佛。何以故？诸法皆空，索法不可得。当作佛者，索法无所得，是求佛易得耳。”

鸷鹭子言：“如所说者难得。何以故？空不念当作佛，是法如虚空。设易得者，何以恒沙开士皆逮？”

报言：“云何用五阴逮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离五阴逮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？”

鸷鹭子曰：“五阴本无，宁逮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离之有法逮者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是本无使逮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离之有法使逮不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是法不得，何所法使逮者？”

鸷鹭子曰：“如子所说，大士、善逝都无逮者。佛说三有德之人求应仪、缘一觉至佛道，于三不计三，为求一道，如善业所说。”

满祝子语鸷鹭子：“善业说一道当问。”

鸷鹭子言：“说一道我用是故问。”

答曰：“云何于本无中见三道耶？”

曰：“不见也。何以故？从本无中不可得三事。”

善业言：“本无一事得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于本无中得一道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设是谛不可得者，何故复说应仪、缘一觉、佛？如所说道，本无无异，闻本无心不懈怠，是必得最正觉。”

佛言：“如尔无异，持佛威神，使若说本无等无异。”

鸳鹭子问：“何等为觉？”

佛言：“无上正真道即是也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何等为成就于开士？”

佛言：“一切人皆等视，慈心加哀不得瞋恚，作是语当作是学。”

不退转品第十五

善业问佛：“不退转开士大士，当何以比观其行相如是？”

佛言：“如逮得禅者不动不摇，如应仪地，如缘一觉地，如佛地，如本无终不动；佛说本无，闻者不言非，虚空本无，本无是所有无，无本如本亦不言非如；闻已，若转于余处闻终不疑，不言是非如本无立；其所言诚而重，不说不轨，凡夫逆道之作不观视，用是比相行具足，知是不退转大士。

“复次，不形相沙门、梵志面貌，是别之谛知谛见，终不祠拜华香施天，亦不教他人，为用是比相行具足，知之不生恶处，不作妇人身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不退转大士持戒，身自不杀，教人不杀；身自不盗，教人不盗；身自不淫，教人不淫；身自不两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嫉妒、恚痴，是十戒皆自持，复教彼守行，梦中自护十戒，面见如是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学诸法，用是心学是法，令群生安隐为说经，持是经授令分德，愿群生令得斯净定以明自立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大士深法说时终不疑，不言不信亦不恐怖，所信软美，少睡卧，行步出入不乱心，徐行安谛择地而行，被服衣中常清净，无蚤虱尘垢亦无忧，身中无八十种虫。所以然者？开士大士六度功德过于贤圣，稍欲成满，身心净洁，悉受高志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开士大士心洁净？”

佛言：“所作功德转增稍上，心无所碍，功德悉逮，是心净洁过应仪、缘一觉上，用是比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有来供遗者不起喜，一切无悭，于深经说未常有厌，深入智中；若余处欲闻经者，持是明度为说之；其有余道所不正者，持明度为正之；经中所出法悉持，无常之事

以语之，诸世间经书所不能解者，持是明度为解之，用是相行具足。

“是故弊邪稍稍来到其所，便于边化作八大地狱，中有诸开士，便指言：‘斯人皆从前佛受决为不退不转，今皆堕地狱中。佛为授若地狱耳。若当疾悔之，言我非不退转。设若言尔者，不复入地狱中，当生天上。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心不动者，知是不退转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“邪复化作师被服，往至其所：‘若前从我闻所受，悉弃之皆不可用。若疾悔之随我言者，我日来问讯，不用我言终不复来。莫复说此事，我不欲闻，前说皆外事耳，更受我言是佛所说也。’”

佛言：“闻是设令动转者，当知其人不从过去佛受决，未升大士举中在不退转地。

“设令不动转，念是经虚空所致，作是思惟不信邪言。譬如比丘得应仪不受邪言，眼见经证，是为空所致终不可动。如应仪、缘一觉所念法终不复还，是大士向佛亦然矣，正在不退转地立，是为极度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“弊邪复往到其所，更作异人言：‘若所求者为求苦耳，非求佛法也。若负斯难用之为求，若在恶道历世弥久，适得为人不尝思惟自患厌耶？当于何所更索是躯？如何不早取应仪，用佛为求乎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不转者，邪复舍去，更作方便化作若干开士在其边立，复往指言：‘若见是开士，皆供养如恒沙佛衣食、卧具、医药，具足受法问慧，当所行所求悉学，如法住，如法求，皆入中作斯学行，尚不得佛，汝缘得乎？’”

佛言：“设是不动者，邪去不远化作比丘辈言：‘是应仪过世时，皆求开士道，取应仪已，若何从得佛？’”

佛言：“用是故，开士大士作是行，从他处闻，心不转不异，于是中复觉知邪为。

“佛所语无异，求大明植志，若兹者设不得佛，佛语为谬。佛语不欺，当作是学，当作是求，谛护是教，心不动转，从中觉邪，用是相行具足知是不退转矣。

“又邪娆言：‘佛如虚空，是经行无边不可得极。何以故？是经义可知，观其所趣皆虚空矣。为中勤苦，不当觉知邪事，邪作是经耳，云何欲得佛？是非佛所说。’”

佛言：“夫贤士女视明虑长，谛议自议，妖邪多巧以逆为顺，怪来不倾牢如须弥，用是相行具足知是不退转也。

“作一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是定随是四禅，不録禅是所禅，作是定用入欲中故，不退转开士大士不随定教，净过定上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有共称其名德者不以喜，心不动乱，常正心。设在家不有重淫，若时有欲，如过大空泽中饮食时，恐怖畏盗贼欲疾去，自念：‘我何时当出是空泽中？’念：‘妇人恶露不净，非我净法。’当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念使十方人安隐故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其福具足，得明度威神力，使作是念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“又和夷洹翼从防卫，余鬼神不敢附，不失心志，不妄起心；身无疮厉，六情雅具，圣雄而不自显；不诱他妇女，若符咒药不行之，亦不教人淫泆秽行；不以歷口，非法恶念无由生哉，用是相行具足知。

“复次，善业，将以何行名为不退转？不退转者，不与无道主、佞嬖臣、贼盗偷寇军谋残生，非法士女、蛊道淫劾、钱谷屠酒祀、缯彩香熏、倡优调戏、入海投难求荣采利，如斯之徒终始不友。开士从事不离一切智，常誉贤者以为谈首，远愚近圣尊戴三宝。尔故誓曰，不退转开士常愿生异方佛刹，愿高誓重必获往生，用是故，常见佛得供养。如是愿从欲处、色处、空处，从彼来生中国于开士家、大明卿、八正，谈于义典，逆事不豫，远边地无佛处，性净真不犯法，如是相行具足知为不退转。

“不退转开士不言，我是不疑我非不中疑。譬如得沟港道于其地终不疑，邪事适起即觉知，宁殒命而不徊心。自于其地终不疑不懈，无应仪、缘一觉心，心不念佛难得，安住其地，心大表远，勇而无胜。何以故？如是住无能过者。用是故，邪愁毒便化作佛身，往谓之曰：‘若于是可取应仪证，若未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决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是相行，何因得乎？’知非佛也，是邪耳，如佛所说思惟视之，是邪所为欲使我转。”

佛言：“设不动者，知已于过去佛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决。

“其悉知法行忠正者，代不惜身命一切法，悉受往古来今诸佛明法，悉护持之。用是故，不惜身命，未常懈无厌时，如来及诸弟子说经时不疑言非。何以故？逮得无所从生法乐，于中立持是功德，悉具足知是不退转开士大士。”

恒竭清信女品第十六

善业白佛言：“不退转开士从大功德起，当为说明度令入深法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内开士使入深法，何等为深空？为深无想、无愿、无识、无生灭，泥洹是为限。”

又白佛言：“泥洹是限，非是诸法。”

佛言：“诸法甚深，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甚深。何等为五阴甚深？如本无，尔故甚深。”

善业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安稍去色便为泥洹。”

佛言：“是与明度相应，当作是住，如明度学。”

“开士随是行思惟念一日，如中教，却几劫生死？”

佛言：“譬如淫士宝彼女色，与之期会，女不自由，泆夫宁有盛想不？”

善业言：“士以色故，想彼面会，展其愚情。”

佛言：“一日之中有几意念？”

对曰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如彼人念一日心转多，开士如是欲学净行，一日为却恶于罪甚多。若离明度，正使布施如恒沙劫不如也。又使寿如恒沙劫等，并前行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至佛，不得明度，行不如中教，皆不如此行。如中教开士，又复寿如前，布施、持戒具足，若求明度念起说经，其德出彼上。以经布施作无上正真道，自深入教，其德转高。自深入者，为明度所护未常离时，其德甚多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所识有著者，天中天，此二何功德为多者？”

佛言：“开士所识，若求明度，乐于无所有，乐尽，乐无常念，是为不离明度，其德不可计称数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不可计复言称数，将有何异乎？”

佛言：“称数者，其数无尽；不可计者，谓无边量也；尔故为不可计称数。”

善业言：“佛说不可计，五阴亦然。”

佛言：“若所问者有所因，使五阴不可计量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何等为无量？”

佛言：“于空中计之，是法不可计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善业，我不常言诸法空？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如来所说悉空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法悉空不可尽计，经慧无有，各为异流，如来但分别说耳，不可尽量。是空，是相，是愿，是识，是灭度，随所喜说，作是说示现教化，如来如是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难及，天中天！经本空耳，云何复于空中说经？是经不可逮，如我了佛诸法不可逮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法不可逮计，法空耳。”

“如佛所说本不可逮，愿解不可逮慧有增有减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不可逮慧不增不减，六度等然。若其不增，何因开士近无上正真道得为正觉？设不减者，开士求守明度变谋明慧，不念布施增之与减，不作是念，是但名布施度无极耳，所施与念持是功德与作无上正真道，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皆如是。开士求明度守之，得变谋明慧，不作是念，增减皆但名耳，念发心如无上正真道，我作是施与。何谓无上正真道？”

佛言：“本无是也。本无不增不减，常随是念，不离为近矣。”

善业问言：“开士以初意近无上正真道耶？以后来意近乎？斯两意无对，何等功德出生长大之者？”

佛言：“譬如灯炷燃，用初出明烧炷乎？后来明耶？”

善业言：“非初明亦不离初明，非后明亦不离后明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不用初意得无上正真道，亦不离初意，非后意亦不离后意得，是为得正觉。云何心前灭后复生乎？”

善业言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“云何心初生可灭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可云当所灭者。”

“宁可使不灭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可。”

佛言：“宁可住本无乎？”

对曰：“欲住本无，当如本无住。”

佛言：“设令在本无中住，宁可使久坚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本无甚深。”

曰：“本无宁有心也。”曰：“离本无，宁有心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曰：“见本无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。”

“作是求，为深求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，作是求无所求。何以故？是法了不可得见。”

佛言：“开士大士求明度，为求何等？”

对曰：“为求空，求空为求，何等为求无相？”

曰：“为去相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云何相不去？”

善业言：“开士不作是求妄想，天中天。何以故？开士求想尽灭者，即可得应仪。开士变谋明慧不灭相得证，向无相随是教矣。”

鸮鹭子谓善业：“有三事向定守定门，空、不愿、无相是为三，有益于明度，不但昼益，夜于梦中亦复益。何以故？昼日夜梦中，佛说等无异。”

善业语鸮鹭子：“若开士昼日有益，夜于梦中亦有益。”

又问：“梦中所作宁有所得不？如经等之。”

善业曰：“梦中作善者喜为益，恶者愠戚为减。”

“设于梦中杀人，觉已喜欢快之云何？”

善业言：“心不苦尔皆有所缘，若见闻、若念为因缘，是故知耳。从是中令人心有所著，或无所著是为不妄，尔皆有所缘。”

鸮鹭子言：“所作为空耳，何因心有所缘？”

善业言：“心想因缘四因缘兴矣。”

鸮鹭子言：“开士梦中布施，持是施与作无上正真道，有施与者无也？”

报言：“弥勒开士近在前，旦暮当补佛处，子欲知当从问。”

鸮鹭子问弥勒，弥勒言：“如我字弥勒，当色解慧耶？当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解乎？持是身解乎？若空五阴，解五阴空无力，当所解法不见，亦不见当所解人得道者。”

鸮鹭子曰：“所说为有证？”

不答，曰：“我所说不得证。”

鹙鹭子便作是念：“弥勒所入慧甚深！甚深！何以故？行明度以来久远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见若作应仪不乎？”

曰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开士不作是念‘我受决’，是法若于法中得正觉，亦无得正觉者，作是行为求明度，不恐我不得正觉。随是法中教，是故勇无所畏：

“至大剧处虎狼中念：‘设有啖我者，为当布施，行布施度无极近无上正真道。愿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禽兽道。’

“至贼中设于中死，心念言：‘我身会当弃捐，设杀我，我不当瞋恚，为具足行忍辱度无极近佛道。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贼盗。’

“至无水浆处，心念言：‘人民无德使尔。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人民皆得一切智八味水，用一切故当精进。’

“至谷贵处念：‘当精进取佛。’愿曰：‘吾作佛时，令我刹中无谷贵处，皆使人民在所愿所索食悉在前，如忉利天上所有，用众生故当精进。有恶岁正使身遭恶岁死，我心无异，必当降伏邪官属，行精进索佛道。我作佛时，令我刹中人民无恶岁死亡者，我所语后我作佛时无异。’

“复次，鹙鹭子，开士闻是便呼无上正真道或却后久远乃得佛者亦不恐怖，从本际以来呼如一意转顷。何以故？无本际乃得佛者，心安然不恐怖。”

时，有清信女从坐起，前至佛所，礼长跪言：“我闻是不怖，必除恐怖之处索佛道，得佛已当说经。”

佛笑，口中金光出。清信女即持金华散佛上，佛威神故华不堕地。

阿难从座起，更奋袈裟，前为佛作礼长跪言：“佛不妄笑，既笑当有所说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是恒竭清信女却后当来，劫名星宿，中有佛名金华，是清信女后于此时弃女为男，后当生无怒佛刹，从一刹生一佛刹。譬如金轮圣王从一观游一观，从生至终足不蹈地，是清信女如是，从一佛刹到一佛刹，未常不见佛，足不蹈地自致得佛。”

阿难心念：“如无怒佛刹诸开士会者，是为佛会耳？”

佛即知阿难心所念，曰：“然，阿难，诸会者悉度生死已。清信女后作佛，名金华佛，度不可计应仪，令三毒尽，刹中无禽兽、贼盗、断水谷处，病瘦及余恶事悉无有。

”

又问佛：“清信女从何佛作功德？”

佛言：“于锭光佛所，作功德初发意求佛，时亦持金华散佛上，愿持是功德施与作无上正真道。”

佛言：“如我持五华散锭光佛上，即逮得无所从生法乐于中立，佛即授我决：‘却后九十一劫，若当作佛，名释迦文。’是清信女，尔时见我从佛受决，其心念：‘我当受决得无上正真道。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是清信女所求已度。”

守空品第十七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大士行明度无极，何等为入空？为空定？”

佛言：“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识空观，一心作是观不见法，于法中不作证。”

“佛所说不于空中作证，云何开士于定中立而不得证？”

佛言：“是开士悉具足念空不得证，作是观不取证，观入处甫欲向，是时不取证，不入定，心所著不失，开士法本不中道取证。何以故？本愿都护众生，为兴弘慈，念具功德不中取证。开士大士得明度，证致大功德斯大力矣。

“譬如人勇悍能却敌，为人端正猛健无所不能，悉持兵法六十四部，悉晓习攻，为众人所敬，所至处无不得力者，从是所得者转分布与人，其心欢喜。若有他事与父母妻子俱去，过大剧道，其人安亲曰：‘莫有恐怖，今得免难矣。’重仇虽来，其人多变以济亲害，送归本土，宗门康休心亦无损。所以然者？以其巧变备矣。其人勇慧能幻化作士众，仇都恐惧各自流散，乡土称德靡不欢喜者。是开士大士所于众生行大慈心，过应仪，出缘一觉地去，于定中立，于众生悉愍伤无所见，于是中不取证，入空中深不作应仪；作是行，向定，向泥洹门，不有相，不入空取证，如鸟飞行空虚中无所触碍；如是行，甫欲向空至空，向无相至无相，不堕空无相中，悉欲具佛诸法。

“譬如人攻射，射空虚中，后箭中前箭，续后射转中前箭，其人欲令箭堕尔乃堕。如是行明度，为变谋明慧所护，自于其地不中道取证堕二道行，以是功德逮得无上正真道，成满便得佛。于经本中，观不取证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慊苦作是学不中道取证？”

佛言：“悉护众生守定向灭度门，心念分别。何等为分别？守空定分别，无相定分别，变谋明慧护使不中道取证。何因变谋明慧护之？心念护众生，持是所念不中道取证

。

“复次，深入观苦空定向灭度门，用是故分别久远以来人民所因缘想中求无上正真道，为说经当使弃是因缘，守空、是无相定、无愿定，向灭度门不中道取证。

“复次，开士念久远人民呼常有想、有我想、有好想各各求，‘我作无上正真道时，有人民故为说经使断是，诸想悉断求。云何断？是常非常，是乐皆苦，是身非身，是好皆丑。’开士思念为变谋明慧守无愿定，向灭度门不中道取证。若开士大士心念：‘众生从久远来求因缘、求想、求欲、求聚想、求空想求。’开士言：‘我使众生无斯想。’普慈弘至故，得变谋明慧。是法观空、相、愿、识，无所从生、齐限，不中道取证，法当作是知。

“开士云何求明度？晓习法中心何缘求入，守空定向灭度门，守无相、无愿、无识、无所从生定向灭度门。是开士不得慧故，守空念，无想、无愿、无识、无所从生念定竟，有来问者，不即持不可计心为解者，如是非不退转开士也。何故？不退转开士心无央数悉知。用是行不具足知，未得不退转之明矣。”

善业言：“不可计人求开士道，少有能解者。”

佛言：“作是解者已受决，于功德中极殊，所知法，应仪、缘一觉、诸天人鬼龙、质谅神所不能及。”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五 远离品第十八

佛告善业：“梦中开士大士不入应仪、缘一觉地，亦不教人入中。诸法梦中视，心志常在佛，当知是不退转相。

“梦中与若干百千弟子共会坐说经，与除馑众相随最在前，如来说经悉见，是不退转开士相。

“梦中在虚空中坐，为诸除馑说经，还自见七尺光，自在变化，于余处所作为如佛说经。梦中不恐怖、不畏难，若见郡县其中兵起展转相攻，水火之灾，虎、狼、师子、毒虫之害，见斩人首者，如是余变勤苦、困穷、饥渴者，睹诸厄难悉作是见，其心不恐，寤即起坐念：‘如梦中所见睹，是三处我作佛时，说经遍教。’当知是不退转相。

“何从知是开士大士成作佛时其境内一切无恶？正是时梦中，若见畜生相食、人民疾疫，其心稍稍生念：‘使我界中一切无恶。’用是故知。于梦中寤已，若见城郭火起时，便作是念：‘可于梦中可见是相。’见之不怖，用是相行具足，是为不退转开士。

“‘今我审应是所向者，当无是异变，火起当灭，悉当消去不复见。’”

佛言：“假令火即灭，知已于往佛受尊决矣。假令火不灭，知未受决。设火神烧一舍置一舍，复越烧一里置一里，知其家人前世时断经所致。斯人之等所作悉自见，宿所作恶于是悉除，从是来断经余殃悉尽，知是未得不退转。用是视，持是相，当为说令知之。

“或时男女为鬼神所取，作是念：‘或我受决，已过去如来授我无上正真道，所念悉净，却应仪、缘一觉心，会当作佛，十方现在诸佛无不知见证者。今如来悉知我所识念，鬼神当用我故去。’不去者未受决。”

佛言：“其人审至诚者，弊邪往到前曰：‘若本作是住，本字某以受决。’欲以是语乱之。开士言：‘我真已受决者，鬼神即当去。’邪神念曰：‘我当使鬼去。’鬼即去。所以然者？天邪极尊有威灵力，鬼不敢当。开士反念：‘用我威神故去耳！’便自贡高，轻易贤人，无所敬录，言：‘我于过去如来所受决。’已自可贡高反起瞋恚，更生罪念当堕恶道，以不成为成，当觉邪为。舍善友去，为邪所固，当觉是事。

“邪反覆往说昔受决事，并七世父母中外宗家姓字，‘若在某国县乡生，今作是语，前世亦作是软语’，随其人性行，聪闇、吉凶、穷达、贵贱、贫富，因扶奖踧言：‘若前世亦尔。’开士心念想：‘我将尔？’邪复言：‘若已受决得不退转。’其人闻之心大欢喜，自谓审然，便行形调轻易同学，用是字故便失其本行堕邪网，用受是字故不觉邪为，自谓得无上正真道。邪复言：‘若作佛时当字某。’闻是名，心念言：‘我得无然，我生本有斯志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开士于智中少，无变谋智慧乃作是念。若邪天共作是，除馑为之所迷。”

佛言：“我所署开士不教令作是念，远离一切智，亡权德，远大明，释贤友，信凶愚。斯辈会堕两道，若后久远勤苦，乃复求佛耳。用明度慧故，当自致作佛。”

佛言：“是尔发意受是字时，不即觉悔，如是当堕两道。若有除馑教重禁四事法，若复他事所犯毁是禁，不成沙门，不为佛子。是坏开士言：‘我于某国郡县乡生。’作是念时，于除馑四事法其罪最重，置是四事重法是为五逆。当意生念，受其字意信之，其罪大重，当作是知。用是字故，为邪入深罪。邪复往作是语：‘远离法正当尔，如来正觉所称。’”

佛语善业：“我不作是说远离，教开士大士于树间、闲处止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云何，天中天，何所复有异远离？”

佛言：“正使各有应仪随是行念，缘一觉随是行念。

“各有开士大士于城外行，远离一切恶不得犯，若当于独处、树间、闲止了行开士大士法，我乐使作是行，不使远行到绝无人处于中止。持是远离，当昼夜勤行，是故言行远离当于城傍，我所说法如是。

“尔时，弊邪当往教行远离法，语之：‘若当于独处、树间止，当作是行。’随邪教便亡远离法。邪语之言：‘道等耳，应仪、缘一觉等无异。’”

佛言：“是开士所愿未得，反随其行；于法中未了，反自用轻余开士，自贡高谁能过我者？轻城傍明净心所念，不入应仪、缘一觉法中住，所有恶不受，禅脱弃定，于定中逮得，所愿悉具足度。”

佛言：“其无变谋明慧开士，正使在空泽中禽兽、罗刹所不止处，百千万岁复过是，不知远离法，会无所益。邪便飞行在虚空中立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是真远离法，如来所说。正当随是远离行，疾得无上正真道。’是人闻喜，便起到城傍，远离成就有德高行，反轻言：‘若所行法非。’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行者，中有正行呼非，反行呼是，不当敬者而敬之，当所敬者而恚慢之。邪语是开士言：‘我行远离，有飞人来语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审是远离法，正当随是行，我故来相语。若在城傍行，谁当来语若？”’”

佛言：“开士有德人而反轻之，如是当作是知。如担死人种无所中直，反呼是开士有短，是为开士怨家，厌开士高行，为天人大贼。正使如沙门被服，处开士之中由亦是贼，无与从事、交接、言笑。何以故？多瞋恚怒起，败人好心。

“当作是知，所当护法常自坚持，当净其心，立心所狎习当谛持，常当正心畏怖勤苦处无得入。彼坏器辈所在三处止，常当持慈心哀念，令安隐愍伤之，自护所念：‘使吾无生秽浊恶心，我设有不善，疾使弃之。’是开士大士所行极上，当作是知。

善友品第十九

“复次，善业，开士大士盛志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当与善友从事，恭敬三尊。”

善业问：“善友当何以知？”

佛言：“有为人说明度无极者，教人入是定，是开士大士善友。六度无极是善友，是善德，是护，是将，是去如来最正觉。当来今现在十方无称数佛刹如来，皆从明成一切知道，用四事护众生。何等四？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劝乐，三者、饶益，四者、等与。是为四德，为父母，为舍，为台，为度，为自归，为导。是故六度为众生之度，开士

大士学六度，用众生故都欲断其根学明度相。何所是明度相？无挂碍明度相，是相为得诸法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无有相得明度，是所相得诸法。何以故？诸法各空，是相亦空，是为明度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正使，天中天，诸法各空，何缘人民欲生死灭尽时，空无增时亦无休息，各虚空无形，无上正真道最正觉不从是中各各虚空不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？云何，天中天，是法当何以知决？”

佛言：“尔群生勤苦，望欲得是因，致是，作是求。尔见我得空不乎？”

善业言：“不也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自作是得是，是空不？”

对曰：“如空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但用是故，若无解时。”

对曰：“如是，天中天，极安隐。人民欲得是因，致是，勤苦无休。”

佛言：“人民所欲故便著，当作是知。人民所生本从是生，从中无所取，无所取者不作是无；是无灭尽时，无生增益者，作是晓知，是开士大士求明度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为不求五阴，作是知晓为求明度，为悉等求，诸应仪、缘一觉所不及。有德之人求巍巍之道，无能逮者。当作是行，昼夜疾近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，四天下群生都获为人，常求无上正真道，发意索佛道，各尽寿布施与无上正真道。于善业意云何？其福宁多不？”

对曰：“甚多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得明度净定守一日，如中教作是念行，是福过彼。何以故？众生行无能及是慈者。

“斯高士深入智中，晓了是智悉具足，是世间勤苦即兴普慈，愍伤一切，道眼彻视见群生，成就具足高志，行无懈怠以其不懈得是。彼开士弘慈普至，不以斯相住，亦不用余住，其智大明，虽未作无上正真道，一切刹土皆共尊，举正上真道终不还。若受供养衣服、饭食、床卧、医药，是明度心其中立，所受施除去近一切智，所食无罪，益于众生，悉示道径，无边极处悉明照之，诸在牢狱中者悉度脱之，示其道眼‘随是行，莫念想，莫作异念持经，入明度中高行莫懈’。

“譬如得明月珠已，复亡之，大愁毒坐，起忧念想如亡七宝，作是念：‘云何我亡是宝？’欲索珍宝者常坚持心，无得失一切智。何以故？明度虚空亦不增减。”

善业言：“虚空云何开士大士成就其行，近无上正真道？”

佛言：“开士大士亦不增不减，经中说时闻之不恐不怖，当知是高士即为求明度矣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是明度是为空求乎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“有离明度得耶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以五阴求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又问：“离五阴颇有所求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云何求大明？”

佛言：“若见是法，何以法求明度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，天中天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遍见是明度？何所开士求之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。”

佛言：“设使遍见法有所生处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。”

佛言：“是所开士大士逮得无所从生法乐，悉具足无所受决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所至处无所复畏，悉作是护、是求、是行、是力，为逮佛慧、极大慧、自在慧、一切智慧、如来慧。设作是不得佛，佛言为有异。”

善业言：“设使诸法无所生受决无上正真道？”

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善业言：“云何开士大士得无上正真道？”

佛言：“见所当受决者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法当作无上正真道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诸法无从中得，开士不作是念，持是法当受决不受决。”

天帝释品第二十

释于众中白佛言：“甚深明度无极！难了难知！天人德大，值说斯定。闻之书持学者，其福甚大。”

佛语释：“阎浮提人民皆持十戒，悉具足持，是功德百千万亿倍，不如是善人闻明度书持学者。”

时，坐中有一除馑语释：“出卿上去已。”

报言：“持心一念出我上，何况书、持、学、随是法教作是立者！明德巍巍逾三界群生之上；乃至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，复过是上；至开士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度无极，若失明度及变谋明慧，亦复过其上。开士大士求明度狎习中行，天、人、鬼、龙、含毒凶孽终不能胜，作是坚持疾近一切智，不离如来名，佛坐不远，懈怠不生，为学佛，不学应仪、缘一觉法。四天王当往问讯，疾学四部弟子当于佛坐作无上正真道。当作是学，四天王常自往问讯，何况余天子！”

阿难作是念：“是释自持智说耶？持佛威神说乎？”

释知阿难心所念，语阿难言：“持佛威神。”

佛言：“是中，阿难，或时开士大士深念求学明度，三千国土中邪一切皆悉愁毒，欲共坏乱使中道取证。”

贡高品第二十一

佛告阿难：“开士随时各学明度无极，随法行之，是时一佛界邪各惊念言：‘我使开士中道得应仪，莫使得无上正真道。’弊邪见开士习行明度，深为愁毒四面放火，怖诸开士令心一转。”

佛言：“邪不身遍行乱。开士若远离善师，为邪所乱愁毒，以不深解明度，心狐疑念，有之无乎？昔所玩习而今恶闻，或结不知，将以何缘守明度乎？疑网自蔽，邪得其便，教余开士言：‘若用是为写学，我尚不了其事，若能了乎？’自言所行是，若所行非，所为颠倒，用是故其人在地狱、禽兽、饿鬼中，其罪日增，如是邪大欢喜。若开士与行应仪道诤，又与开士共诤时邪言而离佛远矣。若未得不退转开士与不退转诤，随念恚恨心一转念转却一劫，虽有是恶不舍一切智，劫数无极始当从初发意起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心所念恶，宁可悔不？可当却就尔所劫。”

佛言：“我法广大可得悔。若开士念恶有恨，又喜以教彼，斯人不可使悔也。设有恚詈即惭悔过：‘我当为十方人作桥梁令得泥洹，宁可有恶意与人诤耶？当如哑羊，诸恶之人忍，心不当起恚为应仪道者。’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开士大士与相共止，法当云何？”

佛言：“相视当如视佛，心念当言：‘共一师、一船、一道，彼所学我亦当学。’欲喜应仪、缘一觉道者，不与同愿。其有忍苦欲求佛者，当与相随。若此为一法学也。”

学品第二十二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学无常，为学一切智；学无所生，学去淫欲，学灭度，为学一切智。”

佛告善业：“若所问学无常为学一切智者，云何是如来本无？随因缘得如来本无字，宁有尽时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也。”

“如此为学一切智、明度无极、如来地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，为悉学诸佛法。开士大士作是学，邪及官属不能中坏，疾得不退转，为近佛树下坐，为学佛道，为学习法，慈悲喜护普济群生，学三合十二法轮为转，学灭度十方人，为稍稍上至佛道，学入甘露法门，不懈怠之人乃能学是。作是学者，为学十方人导，死不入地狱、禽兽、饿鬼，终不生边地、愚痴、贫穷中，不受众痛之疾，不毁十戒，不从流俗淫祠，远不持十戒人，不愿生不想天上，从明度中出变谋明慧威神，入禅不随禅不随禅法。开士学如是，为得净力、无所畏力、佛法净力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诸法本皆净，何等开士为得法净？”

佛言：“开士学如斯，为学无所得净法，诸法净。如是开士行明度时，不悔不厌是为行。未得道者，愚痴不晓是法，不见其事。开士用人故常精进，人当效我，用是得力精进无所畏。作是学一切智者，若出金之地其地少耳，又如索转轮圣王之人少耳，小王者多；从是中多索应仪、缘一觉者，既有初发意开士，少有随明度教得不退转者，开士当力学及不退转。开士行明度不以恚意向人，不求人短，心无悭贪，不毁戒、怀恨、懈怠、迷乱，心无痴冥，学明度为照明诸度，悉入其门，道德备足。如人言‘是我所’，便外著十二品。悉供养一佛界中人尽寿命，不如守明度净定弹指顷。何以故？从是疾得

无上正真道，能给施十方穷孤，求佛境界、佛之智慧，如师子独步。欲得佛处当学明度，学明度者为学诸法。”

善业言：“开士复学应仪法耶？”

佛言：“开士学一切智，应仪功德不于中住。开士学，十方人无能过者，于一切智中不增不减。若念‘持是明度，当得一切智’，为不行明度无极无想之行也。”

守行品第二十三

是时，天帝释在会中坐，作是念：“开士行，十方人无能过者，岂况佛乎！人身难得，寿安又难，有一发意求佛者甚难，何况至心求佛道欲为十方作明度导者乎！”

是时，释化作甘香华以散佛上，作是说：“行开士道者乃及于佛所愿悉成，为护成佛，诸经、一切智、如来经法悉具足，不退转法示人。有至心索佛，于是法一存念终不还，‘我欲使人于法中益念，不厌生死之苦，以一切众生苦故，当忍勤苦之行。’心作是念：‘诸未度者吾当度之，恐怖者吾当安隐之，诸未灭度者吾当灭度之。’”

复问佛：“新发意开士随次第上至不退转，至一生补处，人劝助其喜，得何等福？”

佛言：“须弥山尚可称知，阿阇浮开士行人劝助欢喜其福无极。一佛界中海水，取一发破为百分，从中取一分以取水，水尽可知几滴，不退转开士行劝助欢喜，其福不可量称数。一佛刹虚空，持一斛半斛、一斗半斗、一升半升可量知几所，此劝助福不可极。”

释白佛言：“邪及官属从邪天来，闻斯定不？劝助将有缘乎？”

佛言：“发意索佛者为坏邪界，心不离佛法。除馑众如是其助喜者为近佛，用是功德世世所生为人所敬养，未尝有恶声，不恐入三恶道，当生天上，在十方常尊。何以故？此劝助之德为等施群生矣。何以故？初发意人稍稍增多，自致作佛灭度群生故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心譬如幻，何因得佛？”

佛言：“云何若学见幻不？”

对曰：“不见化幻，亦不见幻心也。”

佛言：“不见化幻、幻心，见有异法当得佛道不？”

对曰：“离化幻心不离幻心，不见当来佛，无法无见，当说何等法得耶不得也？是法本无远离，亦无若得不得也，本无所生亦无作佛者。设不有是法，亦不得作佛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设尔明度离本无。”

对曰：“法本无对、无证、无守、无行，无法当有所得。何以故？离明度本无形故。本无远离，何因当于明度中得佛？佛者，离本无所有。”

“何所离本无、无所有当得佛者？”

佛言：“如尔所言，离本明度，离本一切智，俱无所有。虽离本，本亦无所从生。开士当作是惟，深入守定，是故离本无所有得作佛。虽知离本无，明度无所有，是为不守明度、不具足行者，不得作佛。如善业所言，不用明故得佛，虽尔不可离明度得作佛。开士所行勤苦深奥之法，不可取泥洹，如是所说事，开士不为勤苦行。何以故？无作证者，无明度得证者，亦无经法得证者，开士闻是不恐不怠，是为行明度。虽作是行，亦不见行，是为行明度近作佛，远离应仪、缘一觉不见不念。

“譬如虚空中无念有近远者也。何以故？明度无形类。譬如幻所作人，不作是念：‘师离我近观，人离我远。’譬如影现于水中，或近或远不念近远。何以故？影无形。明度如是，无是念：‘应仪、缘一觉道为远佛道。’为近适无憎爱，无著无生。

“譬如匠工黠师刻作机关木人若作杂畜，不能自起居因对摇，木人本不念言：‘我当动摇屈申低仰，令观者喜。’如海中大船作者欲渡贾客，船不念言：‘我当渡人。’如旷野之地，万物百谷草木皆生，其中地不念言，我当生不生也。如明珠悉出诸宝，如日照于四天下，其明不言：‘我当悉照。’如水如风无所不至，不念：‘当有所至。’如须弥山上忉利天为庄饰山，不念：‘我以忉利天为庄严饰。’若大海悉出诸宝奇物，海不念：‘当从中出珍宝。’明度无极出生诸经法，如是虽尔无形无念。譬如佛出生诸功德，慈悲喜护加诸群生，明度成诸净法，其义亦然。”

强弱品第二十四

鸷鹭子问善业：“开士大士行明度无极为高行耶？”

报言：“我从佛闻，行明度为无高行。”

诸爱欲天念：“当为十方发意为开士道者作礼。何以故？行深明度开士，誓忍众苦究竟佛业，不中取证寂灭度矣。”

善业语诸天：“虽不堕落中道取证，是不为难也；为十方众生被法铠令得灭度，斯乃为难！斯人本无，索不可得，作是念：‘为欲度十方，欲度空。’何以故？虚空无近无远，人本亦尔，欲度人为度空，为被法铠。如佛所说：‘人本无，其知人本无所有，是为度人。’开士闻斯不恐怖，斯为行明度。离人，本无人；离五阴，离诸法，本无五

阴及诸经法，开士闻是不恐不懈。”

佛言：“何因不恐不懈？”

对曰：“本无故不恐，本净故不懈。何以故？索懈怠本，本无有也，所因懈怠亦复无有也。”

诸天释梵皆为作礼。

佛言：“不但诸释梵，上至约净天、遍净天、无结爱诸天，皆为作礼。十方不可计现在诸佛悉念拥护，知是行明度开士不退转。

“恒沙佛刹中人悉使为邪，一邪者化作如恒沙官属欲共害，不能中道坏得其便。有二事法行明度，邪不能中道得其便。何谓二事？一者、视诸法皆空，不失本愿；二者、不舍十方人，诸佛悉护视。

“诸天往至开士所，问深经赞叹善之，令作佛不久，常随是教法，立诸困苦者皆得护，未得自归者为得自归，为人故作法舍，无目者得慧眼。”

佛语善业：“譬如我赞说罗兰那枝头佛，十方诸佛亦赞叹行明度开士如是。”

佛言：“有行开士道未得不退转者亦复赞叹。”

善业问佛：“行开士何道为佛所叹？”

佛言：“开士随无怒佛前世为开士时，及罗兰那枝头佛前世为开士时，所行随是教，用是故十方诸佛赞叹之。开士大士行明度诸经法，信本无所从生，尚未得无所从生法乐，于中立信诸法本空如灭度，尚未获不退转，随是法教立者疾得不退转。有应是法行者，诸佛赞叹之，是开士为度应仪道正向佛道地。开士闻深明度信不狐疑，念如佛说谛无异也，劫后当于无怒佛所闻是法，为在不退转地立。若闻者其德甚大，何况随法教立者，为疾入一切智！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设离本，本无法，无所得，亦何所法有作佛者？有说经者？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设离本，无法，无所得，何所法有作佛者？亦无说法者。是本无无本，何所有于本无中立者？”

释白佛言：“明度甚深，开士勤苦行乃自致成作佛。何以故？无字法，无所得，在本无中立者，亦无作佛者，无说经者，闻是不恐怖、不疑不厌。”

善业言：“如是，帝释，开士勤苦，闻是深法不疑不厌。诸经法皆空，何所有疑厌者？”

释言：“如所说一切，为谈空事，为无著，譬如射空也。善业所说经，犹亦然矣。”

释白佛：“如我所说，为随佛法教耶有增减也？”

佛言：“与佛说无异。如善业所说，但说空事。善业亦不见明度，不见行者行，不见佛，不见得佛者。一切智如来无所从生法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，上尊诸净法都不睹有索得之者。所以然者？诸法本净，故为无得，斯为行明度也，众应仪、缘一觉地所不及。欲为十方人天尊，当随佛法教立。”

是时，忉利天上数千万天化作甘香华散佛上，作是说言：“我曹亦随法教。”

时，座中百六十比丘起整衣服，为佛作礼已，手中各有化甘香华持散佛上言：“我曹亦当随法教立。”

时，佛笑，口中出若干色光，其明至十方佛国悉为其明，还绕佛三匝从顶上入。

阿难从座起整衣服，为佛作礼，长跪问佛：“佛不妄笑，愿说笑意。”

佛言：“是百六十比丘及诸天甫当来世，有劫名导，是比丘及诸天当于导劫作佛，皆同一字，字优那拘泥摩。作佛时，比丘僧数各等，其寿二万岁，随次作佛寿各等，尽散五色华如是。”

累教品第二十五

佛告阿难：“作是立者，为如佛立。欲如一切智立，当随明度教。应是行者，当知从人道，或从兜术天上来，久闻明度或行。所以然者？佛灭度后，法于世间现，或于兜术天上现。有行若书者，复转教人欢乐合偶，知供养若干佛以来，不于应仪、缘一觉品中作功德。有受明度学之，若解中慧，是开士如面见佛无异。其有斯德用求应仪、缘一觉，会必得佛矣，行法常当远离此二道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持是明度嘱累汝：我所说余经，若所受悉舍忘之，其过少耳；所从佛受明度，若忘舍之，其过甚多！谛学悉具足受，书字莫令缺减，往古来今佛经等无异。若有慈心于佛者，当受此法敬礼供养，为供养三世佛，报佛恩备矣。若慈孝于佛，不如恭敬明度，慎莫忘失一句。嘱累若，粗粗说耳。

“若有不欲离于经法、比丘僧、三世佛者，不当远此法，三世诸佛皆由斯生。所以然？夫六度者，乃诸开士大士之母，佛不可尽经法之藏。若日教人尽佛界中令得应仪道，虽有是教尚未报佛恩；不如具足为开士说明度，虽不能多，一日可，不能一日，食时可，若须臾间，其福胜广尔所应仪。开士大士思惟中慧得功德，出应仪、缘一觉上，会

当得不退转，不中道堕落。”

说是明度时，四部弟子及诸天王、诸鬼神王，一佛界中持释迦文佛威神，一切悉见无怒佛及比丘、应仪、诸开士亦无央数，忽不复现。

佛语阿难：“譬如见国中人已，不复见无怒佛及诸开士、应仪士，诸经索不见亦如是。法不见法，法不念法。何以故？诸经法无念无见亦无所益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诸经法皆空，无所持，不可念。譬如幻师化作人，诸经法亦然，无念无痛。何以故？无形故。开士作是行，作是学，为行学明度，在学中最尊百千万倍，是为安十方群生困厄者，为随佛法学也。有应是学者，以手举一佛刹，又复著故处，人无觉者，从是学成无碍慧法。十方三世无数诸佛悉从明度成佛，亦不增不减，是故不可尽，虚空亦不可尽。”

大明度无极经卷第六 不可尽品第二十六

是时，善业念：“佛所说明度无极义甚深不可尽，譬如虚空，开士当何缘思惟之？”

佛言：“五阴、十二因缘不可尽，当作是惟：‘十二因缘适得其中。’开士初坐树下时，以不共法惟十二因缘，是时一切智慧具足。开士行明度时，惟十二因缘不可尽者，出应仪、缘一觉道，正住佛道。不作是惟者，便中道得应仪、缘一觉道。不中还者，用惟行明度变谋明慧故，视十二因缘不可尽，所视法生灭者皆有因缘，法无作者。作是思惟十二因缘，不见五阴，不见佛界，无所因法当见佛界，是为开士行明度。当尔时邪天愁毒，譬如丧亲矣。”

善业白佛言：“一邪愁，余邪复然乎？”

佛言：“一佛界邪各于所止不安。开士随教时，应行如是者，诸天、世凶、群生、猛毒不能害之。欲求佛者，当行明度。行明度者，为具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变谋明慧。若邪事起，即觉灭之。

“悉欲得变谋明慧诸度无极者，当守明度思惟：‘十方现在诸佛悉从明度出生。’开士作是念，如诸佛悉得经法。作是念如弹指顷，若有布施具足如恒沙劫不如是行者，为住不退转地，为诸佛所念，终不逮余道，会当得佛，不归三恶道。开士未尝离佛，时行当如揵陀呵尽开士，揵陀呵尽开士在无怒佛国为第一。”

随教品第二十七

善业白佛言：“开士何因随明度无极教？”

佛言：“诸经法无能坏者，开士随教当然。

“虚空不可尽，五阴、四大无形，沙罗伊檀六事本空无形，开士随教当然。

“发心求佛愿济群生，其愿弘普莫与为伦，佛有四事不护，各自异端德尊无极，开士随教当然。

“为众生作慈护，是我所、非我所悉断之，虚空之中音响无形，随教当然。

“譬如大海不可斛量，如须弥巅奇宝各异，如释梵各自有教，如月满，如日明遍至，人本无形但字耳，本无所生与灭度等。开士随明度，当如幻、化及野马，有名无形，如地、水、火、风是四事无极。佛身相本无色，佛界本无界，佛诸经法本无，无说无教，譬如众鸟飞行空中无足迹矣。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弃脱定，定足悉度诸欲，临作佛时乃得行是，开士随教当然。

“诸经法无极量，无从生，无因出，临作佛时诸经法悉具足成灭度。虚空无所有，诸经法净适无所因，佛所作为变化无极。一切无索开士者，无得佛者，尔乃能度无央数人，开士随明度教当然。

“去离谀谄贡高、强梁非法、自用财富、侥幸世事众秽，弃身不惜寿命，适无所慕但念佛业安慰群生，开士行能然者得佛不久，悉得一切智功德，当字为佛。何以故？今得佛不久。

“若有开士以是教，甫当来世为得佛字。佛在世若灭度后，亦当随明度无极如是。”

普慈开士品第二十八

佛告善业：“开士疾欲得佛者，索明度无极，当如普慈开士。”

善业言：“今普慈所在？”

佛言：“在上方过六百三十亿佛国，佛名香积，其刹名众香。”

又言：“彼何因索明度？”

佛言：“前世积行功德追逮本愿所致，前已供养无央数佛。

“时，开士卧，出天人于梦中告曰：‘若求大法。’寤即求之，求之不睹，其意惆怅，欲得佛闻大明法。

“时，世无佛，国无开士所行净法，是故哀恸，如人有过在国王所，财物悉没，父母及身闭在牢狱。

“时，忉利天人下观，见开士日日哭，知有至心精进求道，天人即于其亲属中学字开士。

“先是时，世有佛，名景法自秽来王，已灭度。久不睹佛、不闻经、不见比丘僧。

“时，复于梦中见忉利天人告曰：‘前有佛，字景法自秽来王。’梦闻佛字则寤，寤已大欢喜，则捐家入山，投命弃身无所贪慕，而大啼哭自念：‘恶所致不见佛，不闻经，不得开士所行法。’

“是时，空中有声言：‘善士，止无哀恸矣。有大法名明度，若有守志行之，其得佛疾。若当求是法，得闻守行者，佛功德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若当得之，亦当以经法教十方人。’

“问空中声：‘何缘得闻？当到何方索？作何方便？’

“空中声报言：‘从是东行莫得休息，若行时莫念左右、前后、上下、行止，莫念恐怖、欢喜、食饮、坐起、行道、中止，莫念淫怒痴，莫念守行有所得，莫念内外五阴、眼耳鼻口身心、地水火风空，莫念众生、吾我、寿命、有空无空、有道无道、有经无经、生天上世间。开士善恶一切念断，适无所著。从是东行，作是行不毁者，今得明度不久。过去诸佛行开士道求之，如此得明度，随其教，精进行，必早得佛。’

“开士闻之大欢喜言：‘当随天教。’

“报言：‘莫失此教。’言毕，不复闻声。

“闻是教则东行适无所念，行道中念曰：‘去是几所乃当得明度？’复大哀恸。

“上方空中有化佛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若所索得甚难，作是精进者今得不久。’

“普慈开士叉手仰视化佛，身金色，放十亿光焰，三十二相，心大欢喜，叉手白佛言：‘愿佛说法，我从佛闻，皆欲得之。’

“佛言：‘受我教法，悉念持之诸经法，本无无恐惧，本净无端绪；住诸经法，无端绪，无所说住，无所说教；如虚空无形住，如灭度无异、无所从生、无形住，如幻，如水中影，如梦中所见，其等无异。’

“佛音声如是：‘当随经教，植志守净。从是东行，去是二万里，国名香净，法王法治处。其国丰乐，人民众多。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，皆以七宝作之。其城七重，间有七宝奇树，上有杂宝、罗縠、帷幔以覆城矣，其间有宝交露垂铃。城四门外有无极戏庐。绕城有七重池，水中有杂种青莲及诸名华，其香薰国，光色遐耀。行者近华身衣如之，皆在池中生。池间陆地有蔯卜华、忍中华、奇华，如是数百种。池中有众鸟，凫、雁

、鸳鸯异类之鸟数百种。有七宝船，其人乘船游戏池中。罗列五色幢旛，杂色华盖街巷周遍，譬如忉利天帝释殿。悬旛之声道德为本昼夜不休，闻者行进，如彼天上难檀洹戏庐音乐之声，快乐不绝。城中皆是开士，有成就者，有发意者，服饰炫煌，珍奇无量。中有开士字法来，众圣中王，有六百八十万玉女妻，诸开士常敬之。于国中央，施高座随次转下，黄金座、白银座、琉璃座、水精座，其上皆布文绣綩綖，座间皆散杂种香华，上施宝盖，中外周匝烧众名香。法来开士常于高座为诸开士说明度，中有听、有书、有学、有讽诵守者。若到彼所，当为若说之，前数千亿世常为若师，是若发意时师也。往至佛所时，若所闻见，慎莫疑殆。何以故？若未晓变谋明慧，当谛观邪事，善士慎于邪教。莫念师在深宫，以之懈怠，敬当如佛。用经法故，莫念财利，无贪为宝，当贡所尊，慈孝于师，作是行者今得大法矣。’

“开士从化佛闻是教，其喜忘身即见十方佛定，诸佛皆遥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善士，我曹本求开士道时，用精进故获明度，成为一切智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，亦复得定诸佛所叹。若寻佛迹，当则吾等作斯行者，开士功德若当具足得之。’

“普慈开士从定寤，作是念：‘诸佛本从何所来？去何所至？’作是惟已，便复哀恸念：‘佛教我至法来所，便从是去。’

“中道得一国，国名邪所乐。我于城外园中，止宿自念：‘佛法宝难得闻，我当尽力供养于师。今我一身加复贫穷，无珍宝及香华供养于师。’作是念已，则入城街里自炫言：‘谁欲买我者？’

“是时，邪在城外戏，与万婇女共游。邪闻开士自炫声便念：‘开士自卖身，欲供养法来，志存索佛，当出我界，度人众多，今当坏子。’令一国人皆不见其形，不闻其声，如是城中人悉不闻见其形声。

“开士卖身不售，便自宛转卧地啼哭，呼曰：‘吾卖身以奉师，都无买我者，当云何乎？’

“天帝释遥见开士精进乃尔，来下试之，知为至诚索佛道？但谀谄乎？便化作梵志问言：‘高士将欲何求勤苦乃尔？用何等故宛转哭乎？’

“报言：‘不须问也。’

“又问至三：‘所欲敕使，愿语我意，念欲相助开士。’

“报言：‘我自卖身以供养师。’

“梵志曰：‘吾欲大祀，欲得人血肉髓心。卿能与我者，我益与卿宝。’

“开士闻之心大欢喜，即取刀自刺两臂以血与之，复割两髀肉，又破骨以髓与之。

“适欲刺其胸，时楼上有长者女，遥见大愍伤之，与诸伎女五百人，下至开士所，问言：‘高士年尚幼少，端正如是，何以故自割截身体乃尔乎？’

“报言：‘我出血、割肉、取髓卖之，以供养师。’

“女问：‘设供养师者能得何等？师名为谁？在何方止？’

“开士报言：‘在东方，字法来，当为我说明度。闻者当守净行，可疾得佛身、三十二相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，得法轮转度十方人。’

“女闻之喜曰：‘如所言，天上天下无比，卿何其自苦乃尔乎？我足子名宝，身与众女愿从子行，供养明度，欲闻深经。’

“开士言：‘甚善！’

“梵志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开士高行，精进难及。吾非梵志也，是天帝释矣，故来试子。子欲何求，我悉与子。’

“报言：‘天王哀我者，使身平复，愿则如旧。’疮愈身强，气力踰前，释即自去。

“长者女语普慈言：‘愿见吾亲，索宝辞去。’

“开士睹彼女亲，具陈之。亲曰：‘甚善！吾亦有志，伤年西垂，体违心愿矣。若欲所得，便自说之。’

“女言：‘我欲得珍宝奇物。’

“父母言：‘自恣取之。’

“女便取奇物织成栴檀、名香及杂诸宝，五百乘车悉载自重，五百侍女自副。

“诸女启长者女亲：‘欲侍贵女，随开士行。’亲许即行。

“以渐进路，遥见香净国七宝城郭，幢旛光色，众宝交露，钟铃乐音，宝树戏庐，车步诸伎，香风四出，譬如天上。

“开士及诸女遥见如斯，忻豫无喻，念曰：‘吾等义当下车，步行入城。’

“共从西门入，问路人曰：‘彼何等台，七宝服饰姝好乃尔乎？’

“路人曰：‘贤者不知耶？有开士字法来，人中最尊，无不供养作礼者。是开士用明度故作是台，其中有七宝函，以紫磨黄金为素，书明度著函中。有若干百种名香，法来开士日日供养，持杂华、名香、燃灯、悬旛、华盖、杂宝、正音道乐尽礼供养，余开士亦然。忉利天人昼夜各三，持天名华供养明度。’

“普慈开士及诸女闻之大喜，俱以杂香、金缕织成杂衣，有散上作旛搭壁敷地者。毕俱至法来开士高座会所，相去不远遥见在高座上，为人幼少，颜貌端正，光耀彻射，为巨亿万人说明度。与法来相见，持杂种香、若干宝衣以上师矣，作礼绕八百匝，自归言：‘愿吾等，进高行，获尊经。’

“法来开士慰劳之曰：‘多贺来到！得无疲倦？他所敕使所欲得者莫自疑难，我是度人之师，适无所爱惜。’

“普慈开士言：‘我本索明度时，于山中哀恸。空中有化佛，身有三十二相、紫磨金色、十亿光焰出。佛叹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索明度当尔。从是东行二万余里，其国名香净，中有开士字法来，人中最尊，常反覆教人。若至彼闻当得明度，前巨亿万劫常为若师，斯若初发意时师也。”我闻师名，心大欢喜不自胜，用欢喜故，即得悉见十方佛定。是时，诸佛赞叹我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曹求佛，索明度亦然，自致成佛。”寤则不见。我自念言：“佛为从何所来？去至何所？”愿师为我说。’

“法来言：‘贤者善听，空、无愿、无想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佛亦尔。无处，无所生，无形，幻、化、野马、梦中人，灭度想像无生、无长、无所适，经界本端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欲知佛亦尔。’

“普慈开士闻深法如是比不可量，即于座上得六万定门。何等为定门？无处所定，脱诸邪中不恐，是脱于爱欲之本定，脱出患难定，不可计诸法句入定，譬若海水不可量多少慧所入定，庄须弥山功德庄饰定，五阴、四大、六衰无形观定，入诸佛定，悉见诸佛定，开士定，道诸经无形见说定，珍宝庄严定，悉观珍宝入定，悉念诸佛定，开士上高座定，真不退转及法轮为转定，庄佛功德定，所闻众事无瑕秽悉及净定，所闻众事如海定，无所获无过定，乐经音声遍至定，经法章显旗旛定，如来身无形入定，诸经无形遍见定，开士印定，如来目见定，照明境界定，佛界所愿具足定，解十方难定，临成佛庄严定，种种杂华叶异色定，多珍宝定，法轮常转定，诸音声远闻入要定，入十方人本定，诸三界悉遍至定，成佛诸功德定，无能过六度开士树下坐时定，坏余外道罗网定，如来见飞定，无量功德庄严定，诸珍宝智慧功德定，一切智地定，悉净自定，悉遍照明定，悉入十方人因坻定，根智慧出中定，三世悉等定，如是比，普慈开士得六万定。

“尔时，法来开士起入宫中。

法来开士品第二十九

“是时，普慈开士安隐从定觉起，与诸婇女共至法来宫门外，立自念言：‘我用经法故来，师今在内，外无宜坐卧矣。须师出上高座说明度无极，尔乃坐矣。’诸女亦效立。

“是时，法来适教中宫诸婇女，说经道已，沐浴澡洗，更著新衣，上明度台坐惟诸定，如斯七岁不动不摇。

“普慈开士及诸女，亦复经行七岁不坐不卧。后天人于空中语之言：‘却后七日，法来开士当从定起。’闻天人语声，自念言：‘我当为师敷坐扫洒令净。’皆到说经处，特为师施高座，诸女各取著身衣服敷座上。

“是时，邪自念言：‘未尝有是开士！今施高座用敬索佛故，精进勇健无休懈时。得道者当出我界，度脱众生无量。吾当坏子。’邪悉坏诸开士座，皆令缭戾，雨沙砾石、荆棘、枯骨污座。

“普慈及诸女见地辄沙砾、荆棘、枯骨在其座间，自念言：‘今师当坐说经，及诸弟子皆当来听，我更扫除整顿坐席。整已，地辄有尘土，来坌师及诸开士，今当洒之。’即行索水，邪令水竭。念曰：‘我曹索水不得，当云何？当取身血以洒之。’时，普慈及诸女，各取刀处处刺身，出血洒地，用慈于法故。

“时，释自念言：‘今世乃有是人，精进恭敬慈孝于师。’赞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贤者，诚难及！今闻明度，不久会当得佛。贤者，今他所敕使愿相告矣。有如贤者辈我当护，所欲得者悉当与之。’

“普慈报言：‘我欲所得者，自当知之。’

“是时，释化地悉使作水精琉璃，其上有金沙，使普慈及诸女身体暴疮悉平复如故，座四面化作琉璃水池，周匝皆有珍宝栏楯，及四宝池挟陛两边，有七宝树若干百种行列殊好。

“开士及女人为诸开士储水。天雨众华光色耀国，甘香四被闻者心软，凡四千石。释上普慈开士语之言：‘持是华供养明度，及散法来诸开士上。以天衣五百领，法来在座以衣敷上。’普慈即悉受之，便为咒愿。

“是时，法来开士七岁已后，从定觉起到高座，与二百亿开士共坐，于前坐者甚众多。

“是时，普慈及诸女皆共散华，并持栴檀、捣香及名杂香、诸珍宝散法来诸开士上，前以头面著足，起绕三匝却住，以微意视法来大会方四十里，满其中人。

“法来开士四向视诸来会者，用经法故即为说明度言：‘善士具听：诸经法本端悉等如来智慧，无所挂碍如幻无形，如风本端不可计，明度亦然。一切我所悉断本本净，明度亦本净，譬如野马、像、人本无，如梦中有欲，其欲本无，如所名人本无，如应仪灭度空无所生，明度亦然。如来灭度亦等无异，明度本等，譬如燃火则时灭之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如梦中见须弥山本无，如佛现飞本无所有，明度亦然。前于欲中相娱，计之无所有。如人名声无所有，如来无于前见者，念所作因见明度，念所作本无所有，如幻师化作像本无所有，如虚空适无所住，如幻师学无所不示，往古来今亦不可合为一，明度者亦无三世，当作是知。名计本无形，罢字有形，明度无所不至，无不入。何以故？空本无色，明度譬如虚空，无不至，无不入，入于地水火风空，入于彼此五阴，入人寿命、有德无德，入于欲不欲、有无、有相无相、愿无愿，入于生中，入于日、月、星宿、质谅神、龙、鬼王、执乐神、似人形神、胸臆行神、蛇躯神，亦入禽兽、饿鬼、地狱、蜎飞蠕动、蛂行喘息，入于贫贱、富贵、贤者、圣智、仙人、沟港、频来、不还、应仪、缘一觉，入于开士，入于佛，入于灭度、四意止、四意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意、八道行、有智、无智、十种力、四无所畏、四事不护、十八不共、佛经、世经、巫咒，入于宿命所行展转生死中、有苦无苦、自在不自在、度脱、好不好、善不善、智不智、明不明、往古来今、可见不可见教法、所有无所有，一切有形无形无不入矣。’”

佛告善业：“法来开士为普慈说明度所入处，如是具说昼夜七日。是时，人听经呼如饭顷。何以故？法来开士威神力恩。普慈开士闻大欢喜，诸女共持天衣及八百石杂宝供养法来开士，释复持天上名华以散法来及诸开士上，以增功德。

“是时，一佛界中树木、华树果、诸杂宝树，悉倾曲躬为法来开士作礼。雨蜜香之华，其华香闻一佛刹中，一切人闻是华之香，各遥见法来开士在高座上说经，并见普慈及诸女心，皆乐之柔弱欢喜，皆遥作礼。其国中悉震动，是时巨亿万人悉得无数经法，不可复计开士皆得不退转。

“时诸女前白普慈言：‘我等愿以身命自归为师给使，并五百乘车珍宝以上师。师为我等忍大众苦以师当佛，今蒙大恩乃得闻尊经无丝发之疑。今我等为师给使巨亿万劫，尚未能报须臾之恩。’

“普慈受之，前白法来开士言：‘今以身及诸女、众珍宝以上大师，师哀我等愿受之，使我得其功德。’

“法来开士欲使普慈成其功德故悉受之，反遗普慈言：‘以是诸女可为给使，诸车珍宝可以自给。’

“忉利天上诸天人各叹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普慈，众宝悉以施师，是意难得。’

“时有巨亿万人共到法来所听经，普慈欢喜即于座上得六万定门。何等为定？愿乐定，威仪定，劝德定，月盛满定，日光焰定，如来行定，悉念佛定，开士生定，乐智慧定，度脱坚住定，诸境界中无所住定，国土种种严入定，如来相入无相定，十方人无形印封定，如来出生定，无所畏乐定，弃捐珍宝定，如来力庄严定，诸经法明乐定，诸法无所从来解事定，净如梵天定，三世悉等入定，严佛藏定，佛音声悉成定，如是定辈得六万门。

“开士从定觉，悉得智慧力入诸经法中，普慈白言：‘愿师为我说佛声，当何以知之？’

“法来曰：‘贤者明听：譬如箜篌不以一事成，有柱，有弦，有人摇手鼓之，其音乃同，自在欲作何等曲，欲知佛声音亦然。开士有本发意，累世作功德，教授问佛事合会，是事乃得佛身。音声亦然，其法皆从因缘起，不从开士行得，不离行得，不从佛身得，不离佛身得，贤者欲知佛身音声，合会是事乃得佛声耳。复次，贤者，譬如吹笙师，其音调好，与歌相入，笙者以竹为本，有人攻吹，合会是事其声乃悲。如来身不以一事二事成，以若干事累世作功德，教人入道本愿所致，用是故佛身相及种好悉见如是。譬如佛灭度后，有人作佛形像，端正姝好如佛无异，人见莫不称叹，持华香、缯彩供养者，贤者谓佛神在其像中耶？’

“对曰：‘不也。所以作佛像者，但欲使人系意礼敬，自警修德得其福耳！亦不用一事二事成，有金，有智人，若有见佛时人，佛灭度后念佛故作像，欲使十方供养得其福。’

“法来报言：‘如贤者言：成佛身不用一事二事。有开士之行，有本索佛时人，若有常见佛作功德，用是故成佛身，智慧变化飞行及诸种好乃成佛身。譬如鼓有竹木革桴，有人击之其声乃出，欲知佛身亦尔，用若干百千事乃成之耳！有初发意，有六度无极行，晓知本无无所从生之事，坐于树下降伏邪官属，诸经法当知如幻无异，以是成佛身。譬如画师有壁、彩笔，手画之乃成画人，佛身亦尔，用数千事，有布施，持戒，不犯十恶，常随善师，等心哀众无能坏者，世世见佛，开士闻行坚持不忘，守真不谄常行至诚。

又譬如无结爱天所止观第，光耀天上端正姝好，是天第舍不自作，不有来作者，本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因缘所生。其人前世作德所致，用布施众生，故得生彼第舍中止。贤者欲知佛身因缘所生，用世人欲见佛，其人前世有功德，远离八恶处，生慧信于佛，佛所以现身者，欲度众生故。如山中响不用一事二事，有山，有呼，人有耳听乃闻。佛本无形亦无所著，因缘所生，世世习行空，生死因缘佛悉晓之，本无生死，亦无灭度，作是示现，作是说。譬如幻师化作转轮王，慈化润众，闻者皆喜，人索珍宝所爱被服悉恣与之，王在众中坐起行步容仪安谛，人有见者莫不敬礼，不以一事二事成，有师，有咒，有聚人，随所喜化现之。有黠者知为化矣，斯幻人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，本空化所作，黠者知因缘所由。佛身亦然用众事，有功德，有劝德，念群生使安隐，具开士愿，分布经法教授使行，弃定思惟分别为人说经使学，诸天人民莫不欢喜。中有自贡高者、不知惭者、淫乱悭贪者、强梁自用者、喜斗不可谏者、淫怒痴所覆者、行恶不可计者，佛在众中端正殊好，坐起行步法仪安谛，众恶已尽唯有诸德使人得安，亦自行佛事，本空无著，如幻师所作。开士见佛身如是，虽尔不著无诸想念，虽知本空，恭敬作礼供养无极。往古来今诸佛皆从众事各有缘生，开士作是念，守行者得佛疾。’

“法来开士说佛身时，四万八千开士即解尽信之行，百亿开士得无所挂碍问皆能报，四百亿开士得不退转，八百亿开士皆得阿阇浮住法。是时，天持名华来雨散法来及诸开士上。持法来威神，都一佛界诸有音乐皆自作声，数千万天从虚空中散天衣作音乐，共乐法来及诸开士，衣皆行列覆一佛界。诸天烧杂香，其香分散亦遍一佛界。地悉震动。

“开士普见诸佛，诸佛皆遥叹法来言：‘善哉！善哉！’

“是时，诸佛授普慈开士决：‘后当作佛，字罔摩迦只陀颇罗耶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。’

“诸女即化为男，世世所生不离诸佛，常以大明教授十方，以次作佛。”

佛告善业：“开士疾欲得作佛者，索明度无极精进恭敬，如普慈开士。”

嘱累阿难品第三十

佛告阿难：“以明度无极经，累汝谛持念，了取字句莫使缺减左右顾望。此是无尽经藏镇，诸法悉从中出，无量经卷种种异慧，所见人民若干种所喜、所行道经、所入慧，一切皆从是明度藏中出。若干种所见相、种种所行，若干种根，痴种、慧种，人民所求尽所求慧，如来悉知从明度中出。是经如来、无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觉母，是慧眼并

我身皆从是出生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若敬我所说法为敬事我，若自敬身有慈孝于佛，持是奉事明度，悉为供养诸佛已。若身口心有慈孝于佛不言无孝，若常得佛仪常如法，心常净无瑕秽，若见佛不言不见，如是悉为报佛恩已。我语若阿难，是明度从中忘一句一字舍之不书，若为不孝于佛，不见我，不敬于佛，为无供养，为背佛恩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汝谛受谛念明度，用慈孝于佛故，承用教故，此乃往古来今佛天中天之所施教也。用是供养者，汝于众生为大慈，为以亲近持佛藏。佛灭度后，汝当护是经，莫令减少。我手付汝，当授开士大士。开士大士持是所致，诸勤苦生死牢狱悉破坏，诸无智者为痴所系著悉得放解，诸邪官属无不降伏，诸所欲法悉除去，上佛座作无上正真道。人民无目者、愚痴者，悉当開与正法、第一大道、无两正法、无上正真道、最正觉慧，是为明度决。我灭度后，三千国土其中人民，若悉教入法中，悉令成就得应仪道，曰教示乃尔所入，如是一劫若百劫悉为说经令得灭度，虽尔尚不足为承事我，不如持一句教开士为具供养佛已。”

佛言：“我今于是称誉若嘱累明度，至一劫、百劫不能竟，粗粗说耳。”

佛从袈裟中出臂举右手，著阿难头上摩头，又以著阿难肩上：“云何，阿难，若慈于佛不？”

阿难言：“佛天中天，自当知之。”

如是至三，佛复问：“云何若孝于佛不？”

复三，阿难言：“佛天中天，自当知之。”

佛言：“若以弘慈报佛恩备矣，尊奉明法恭矣，受经义句当令分明，心所念余弃之，一心于是中书具经、正字、画点、句逗，取时，持时，学时，当谛授与开士令经上下句逗相得，书时好笔好素上，当自归承事作礼，供养华香、捣香、烧香、泽香、缯盖幢旛，譬如天上所有洁净香，著麻油中好灯炷，自归头面著地，却燃炷加敬作礼承事。”

佛说明度无极时，在王舍鸡山中众弟子诸开士中央坐，佛年三十得佛十二月十五日过食后说经毕。诸弟子、开士，诸天、质谅神、龙、鬼、王、人民，皆大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去。